



中文大學校刊

一九八零年春、夏

中文大學校刊 一九八零年春、夏

目錄

大學要聞.....	一
新任大學秘書長.....	三
高等教育的發展是否有限.....	四
劇變世界中的高等教育.....	九
方樹泉大樓開幕典禮.....	十三
鄭棟材樓揭幕典禮.....	十四
九龍中央獅子亭揭幕典禮.....	十六
東南亞數學學會會議.....	十七
訪問英文系莊遜教授.....	十八
中大出版新書刊.....	廿三
文物館展覽.....	三十

封面：九龍中央獅子亭（攝影：梁贊坤先生）



「中文大學校刊」為純粹報導性之刊物，由中文大學出版，贈與大學教職員及各方友好。

大學校刊顧問委員會

莊遜教授

葉維廉教授

蘇文耀先生

陳方正博士

校刊編輯

陳燕齡小姐（編輯）

通訊處：香港新界沙田
香港中文大學

大 學 學 要 聞

海外校董訪問本校

大學校董會兩位海外校董美國卡尼基高等教育政策研究局主席柯克樂博士(Dr. Clark Kerr)及英國皇家協會會長陶德助爵(Lord Todd)於一、二月間訪問本校，並出席在一月廿九日舉行的大學校董會會議，兩位更在會上致辭。

兩位海外校董其後分別應邀演講，柯克樂博士的講題為：「高等教育的發展是否有限？」，陶德助爵的講題則為：「劇變世界中的高等教育」。

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新委員

(一)史密斯博士(Dr. Brian W. Smith)獲委為委員，任期五年，由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一日起生效，以接替業已退任之弗雷澤博士(Dr. A. M. Fraser)。

(二)楊鐵樑法官獲委為委員會副主席，由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七日起生效。

(三)委員會主席畢力治議員(Hon. J. H. Brenridge)續任該職，至一九八零年十二月卅一日。

(四)立法局吳樹熾議員獲再度委任為委員，任期三年，由一九八零年一月一日起生效。

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訪校

大學及理工教育資助委員會於一九八零年三月二十、廿一及廿四日訪問本校，與校內人士討論有關大學一九八一至八四年三年發展計劃的事宜。參加討論的計有：

行政與計劃委員會及大學建築處主任(不包括各學院院長)

教務會代表

文學院(院長及各系務會主席)

社會科學院(院長及各系務會主席)

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及各系務會主席)

理學院(院長及各系務會主席)

講座教授級以外之教師代表

學生福利及保健委員會代表

學生代表

中央服務與行政事務代表

研究院、研究所及教育學院代表

醫學院(醫學院及理學院院長、大學秘書

長、候任秘書長、總務長、建築處主任

及醫學院策劃主任)

大學校長

醫學教育諮詢委員會會議

中文大學醫學教育諮詢委員會於一九八零年三月十日至十四日在校內舉行第五次會議。

大學校董會於一九七六年成立該委員會，主席為英國伯明罕大學精神科教授杜達雲爵士(Professor Sir William Trethowan)，其他成員包括英、美及本港的知名醫學教育家。委

員會的主要職責為就籌劃新醫學院的事宜向大學提供意見。

電算機處理中藥資料合作計劃

大學與萬國商業機器公司香港分公司達成協議，進行一項以電算機處理中藥資料的合作計劃，預期三年完成。計劃的目的，在於為世界醫藥及科學界提供開放中藥資料寶庫的鑰匙。

此項計劃將會把大學收集的中藥資料翻譯成英文科學標準名詞，然後輸入電算機系統儲存，以備檢索。

根據這項合作計劃，萬國商業機器公司免費為大學提供技術、電算機器材及程序。大學早於一九七九年七月在校內裝置三零三一型中央處理系統，新設的器材及程序將可增加其效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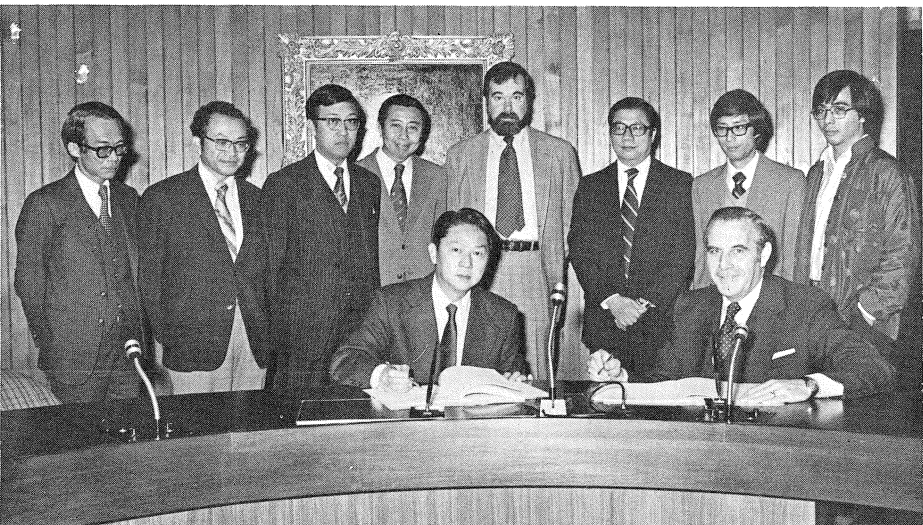
大學人士獲殊榮

△大學校長馬臨博士獲選為香港化學學會之榮譽會員。

△本校首任校長李卓敏博士最近獲美國華人基金會「周崧基金會」授與榮銜，以表揚李博士對教育之貢獻。

三藩市加州大學生物化學及醫學教授、加

州大學荷爾蒙研究所所長李卓皓博士亦同時獲該基金會授予榮銜，以表揚其在科學上的卓越成就。李卓皓博士為本校自然科學學術顧問委員會委員。



馬臨校長與萬國商業機器公司總經理謝利先生 (Mr. J. L. Sherry) 聯合簽署電算機處理中藥資料合作計劃合約。

新任大學秘書長



大學校董會宣佈：大學秘書長楊乃舜先生將於一九八零年七月一日辭職，該缺由本校物理系高級講師陳方正博士接替。

陳方正博士現年四十歲，在香港受中學教育，其後赴美深造，獲哈佛大學文學士（一九六二年）及布倫迪大學哲學博士（一九六七年）學位。一九六六年陳博士受聘為中大物理系講師，一九七七年晉升高級講師，同年任聯合書院學生輔導主任，一九七九年奉委為大學學生事務委員會主席。

陳博士之學術興趣，其始在粒子理論，及後乃致力於高分子物理宏觀性質之研究，曾發表多篇論文，並先後訪問日內瓦國際核子研究所、特里雅斯特國際理論物理中心以及牛津大學工程學院等研究機構。此外陳博士對本港物理教育之促進與大學行政及學生福利各方面亦多所貢獻，並積極參與社會服務，現任香港考試局會考政策諮詢委員會委員及英聯邦獎學金遴選委員會委員。

高等教育的發展是否有限

大學校董柯克樂博士(Dr. Clark Kerr) 講辭

我今天的講題是「高等教育的發展是否有限」，講演希望能夠言簡意賅。首先我要談談對高等教育近年發展的感想，然後略論香港和中國大陸在這方面的情况（我知道這樣做是有一點不自量力），最後則討論世界各地高等教育的趨勢。

如果我們回顧一下過去，就會發覺在一九四五年之後，世界各地高等教育發展迅速，就數量而言，超過了以前八百年發展的總和，達數倍之多。八百年前創立的波隆那大學，一向被認為是西方現代大學系統的濫觴。一九四五年以來高等教育的驚人發展，幾乎遍及全球，而這就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社會實驗之一。我想略為討論一下人們在高等教育發展異常迅速的時候，對高等教育有什麼期望，其後得到甚麼教訓，以及有那些期望未能實現，有那些已經變成事實。人們在一九四五年這項巨大發展開始的時候，對從西歐蔓延到其他國家的高等教育抱有很高的期望。只要我們重溫一下當時的討論和文獻，就會知道當時對高等教育的大四期望。我現在就把它們逐一列出來，然後加以討論。

四大期望

首先是期望高等教育對經濟發展有所貢獻。這種想法的根源，至低限度可追溯到亞當斯密(Adam Smith)及其「原富」一書，斯密認為國家的財富相等於全國勞動力的年產量，但是怎樣可以提高勞動力的產量呢，其中一個方法就是通過教育。這個想法每隔一段時期就會有人重提，但特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人們更加覺得高等教育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主力之一，世界上每一個國家都可以利用它來提高自己的地位。人們又指出：英國一向都很倚重高等教育，而它就是第一個進行工業化的國家；美國在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方面，比其他國家都進步，部分原因就在於他們很重視教育，例如給與大學土地津貼等。

其次是期望發展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能夠協助促進世界的個人自由和政治民主。人們相信有知識的人民是民主最好的基礎（這在美國被視為傑法遜思想），因此假設世界的教育水準越高、越多領袖受到高等教育，民主的世界就會出現。



再其次是期望高等教育不但能夠給與國民均等的機會，並且能夠使國民的收入更趨均等，超越以前的水準。

此外，當時又常有人說，我們正走在一條歷史性的道路上：從精英高等教育過渡到普及高等教育，並以全民高等教育為最終目標。所謂精英教育，就是少數的人可以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而這機會通常決定於家庭背景。

現在我們可以總結一下，看看四大期望之中，有那些可能是切實的，有那些是不切實際的。

經濟發展

首先是經濟發展。我們發覺單靠高等教育並不會帶來經濟發展，否則像埃及、印度、錫蘭這些全力發展高等教育的國家就會更加豐裕。我們不久又發覺到，雖然高等教育可能是國家發展的必備條件，單靠教育是不足夠的。事實上，有一些國家雖然完全沒有開辦高等教育，但經濟卻得到長足的進展，就像中東某些產油國如科威特等，它們一向都是輸入海外知識份子作勞動力，直到最近才開始培育自己的人才。此外，我們又發現了辦高等教育是會過猶不及的，過多的高級知識份子會成爲國家經濟上的重擔，在某些程度上更會成爲政治動亂的根源。

由此可見，高等教育對經濟發展雖然有所

貢獻，但貢獻並不是太大。現在已經有很多國家研究過經濟學家所謂的發展（教育即是其中之一項）剩餘因素和收益率，一般的結論是：與其說高等教育會帶來經濟發展，倒不如說經濟得到發展之後，高等教育就會隨之而發展。高等教育既是經濟發展過程的一部分，又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它一方面是發展過程必備的因，一方面是經濟發展的果。不過，對經濟發展而言，高等教育其實並不如我們以前所想的那樣重要。

早期的一些數字是會引致誤會的，人們只注意到對高等教育投資的收益率，並沒有發覺世界各國在計算這些私人收益率時，只考慮到私人成本而忽略了用於培育青年的社會成本，而私人成本通常都是受到大量津貼的。此外，在許多國家內，早期曾受高等教育的人士承受了以前從外地聘請來管理國家的人士的高薪酬，因此，初期計算出來的收益率，反映出來一個非常歪曲的薪酬架構。

我們對高等教育的期望，有許多都未能實現。根據我們現在所知道的，大致上全球各地對高等教育的投資，可能都比合理的投資大了一點；不過，如果高等教育發展不足，工業化的社會就不能有長足的進展。稍後當我談到香港和中國的情況時，會再討論這一點。

現在似乎全世界的工業國家都有一個必備條件，就是在每一代人之中，至低限度要有

百分之十的青年接受專上教育。專上教育並不一定指大學教育，其實反而特別需要一些一年或兩年的短期課程。如果國家要有效地進行工業化，就須要大約百分之十的青年在中學畢業後繼續進修；在工業化全速進行的時候，大約有百分之廿五曾受訓練的青年可以學以致用——百分之廿五是目前美國的約數。當然，目前並不止百分之廿五的青年進入專上學院、大學或其他專上教育機構進修，但能夠得上深造時獲得的知識技能的大約只有百分之廿五。美國的高度工業化改變了全國的職業架構，目前擔任統計局稱爲專業性、技術性或主管的工作的人佔就業人數的百分之廿五。換言之，在高度發展的工業社會之中，四分一的勞動力是在擔任專業性、技術性或主管的工作。當然有些專上學院畢業生的工作不屬於以上兩類：因爲時至今日，要有效地推銷高度技術性的商品，也需要專上學院的學位。在日本，有機會接受專上教育和能夠學以致用的青年大概也是百分之廿五，蘇聯的數字也相同。我可以說這三種制度是截然不同的。德國正在爲將來訂立計劃，他們曾經研究過美國的制度，部分負責籌劃的人士更和我討論過美國的經驗；隨着德國制度的日趨進步和複雜，他們計劃爲百分之廿五左右的青年提供專上教育學位。

自由民主

其次是期望高等程度的教育——特別是專上教育——能夠促進世界民主，可是這個期望不幸

落空了。如果說社會上受高等教育的人越多，社會就會更自由更民主，那麼蘇聯今天的政制就不應該是這樣了。有些政治科學家曾經拿世界各地的政制來跟人民的受教育程度比較，一般來說，人民的平均教育水平與人民參與國事的多寡有一點連帶關係，但這關係並不明確，而且很多時候出現的情況都是不依常規發展的。因此我認為高等教育在這方面也未能達到預期的效果。

機會與收入均等

再其次是期望更多的高等教育會給與全國人民以更均等的機會，以及更均等的收入。在全球各地，這個願望已經逐漸實現：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士所屬的社會階層，比以前擴大了。以前社會上有某一部分人是完全被忽視了的，現在大多數的國家也會從這些階層中選拔領導人才了，這實在是高等教育的功勞。最近在美國，有人研究某一個時期商界領袖的出身。有一個時期，人們都在羅致人才，原因並不單是由於高等教育得到充分發展，而且也是因為現代企業及其精英管理在不斷擴展。許多人都會以為在美國，傳統上行政人才都是從全國國民中選拔出來的，因為美國是一個從來也沒有階級存在的國家（至低限度，階級結構並不明確）。但事實並非如此；一向以來，美國的行政人才差不多都是來自上層或中層社會的。自從高等教育和大企業大規模發展以來，美國經濟領導層成員的出身基本上完全改變

了，他們真正是來自社會各階層。美國社會的這個現象，在階級結構較為嚴密的社會更為常見。由此可見，高等教育差不多已經成為許多國家從社會各階層中羅致人才的途徑，選拔對象已不只限於上層社會了。

在美國似乎還有另外一種趨勢，就是高等教育的發展能夠縮小國民收入的差距。顧士納（Kuznets）、田培根（Tinbergen）以及其他知名經濟學家和數學經濟學家都曾經研究過高等教育在這方面的影響，結論也相同。經濟發展的過程通常是這樣的：初期，社會剛發展，在社會上較為先進部分工作的人士，收入會較高，因此人民的收入很不平均；其後，工業社會不斷進展，又增辦教育，人民薪酬就會變得較為平均。美國的情形就是這樣。目前美國人民的收入已經相當均等，就是繼續接受高等教育也不會帶來太多的利益：一個專上學院畢業生一生所能賺到的額外薪酬，僅足夠支付專上學院的費用和抵銷因繼續升學而損失了的幾年薪金。因此在機會均等和收入均等兩方面，高等教育已經達到最初預期的某些效果。許多人因不願去做勞工而去接受高等教育；如果有較多的人寧願去做白領工作，就會過猶不及。人們受了教育之後，都不去做勞工了，結果，工廠工人的收入比白領的收入增加得更快，就像在美國一樣。我預料將來會有一天，在美國那樣的國家裡，薪酬的架構會差不多顛倒過來，而且社會並不是邁向收入均等，而是「總滿足感」更趨均等。一般來說，藍領的工作是沒有

白領的或較專業性的工作那樣能夠令人滿足的。我們現在似乎是要使教育程度低而在做一些「討厭的工作」的人的收入，相等於甚至超過那些教育程度高而在做較為有趣味的工作的人的收入。很久以前，煤礦工人的薪金很低，現在收入卻真的不錯。一個三藩市清潔工人的年薪比一個柏克萊加州大學正教授的年薪稍為高一點，但我知道柏克萊裡面不會有人願意跟清潔工人交換工作的。發展高等教育所帶來的這方面的影響，終歸使人們開始致力於使「總滿足感」更趨均等。但是，現在美國却遇到一個難題（西歐某些地區也有同樣的問題出現）：由於「討厭的工作」薪酬較高，就吸引了大批墨西哥工人越境前來，因而使到藍領和白領的薪金差距仍然得不到糾正。（世界上落後國家和高度發展國家接壤的邊界，以美國和墨西哥之間的為最長；而每年非法進入美國的外國人約有一百萬或二百萬。）不過，如果我們能夠不受外來因素的干擾，那麼隨着高等教育的大規模發展，我剛才所說的就會迅速在美國實現。

全民高等教育

至於最後一點，人們一度相信美國、西歐、甚至全球各地都已踏上一個重要的歷程：從精英高等教育（即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人數只佔人口分之一或二）過渡到普及高等教育，最後達到全民高等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杜魯門總統任命一個委員會，把這個漸進的程序差不多列為社會法律。但是我們發覺在美

升學。

國，高等教育發展到某個程度就會停下來，雖然停下來的那一點肯定是超過了精英高等教育，但離全民教育卻甚遠，大概可稱為普及高等教育吧；西歐現在也出現了同樣的情況。至其理由，則有下列數端。首先是勞工市場只能吸收一部分曾受高等教育的人，以及給與他們應得的報酬，這部分大概佔總人口的四分之一。此外，我們又發覺吸引美國人脫離本來所屬的社會階層，或者吸引西歐人脫離所謂工人階級，把期望提升，實在比預期的難。此外，這又是興趣不同的問題：以前人們認為只要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任何人都會接受，這是一個公認的事實。可是，至低限度在美國，就有數以千計的人不想接受高等教育。目前國家的津貼並不缺乏，在美國是不會有任何青年因經濟問題而被摒諸大學門外的，聯邦和各州都設有津貼，足夠資助每一個美國青年進入普通的專上學院（雖然不是昂貴的學院）完成學業。

我們感到奇怪的是：因此而吸引到的額外學生何其少，他們經濟既不成問題，而且有時候不升學就會面臨失業；而有機會深造的青年，純粹因為興趣問題而放棄了進入專上學院的又何其多。因此，從精英教育到普及教育，再到全民教育的偉大定律不久就被推翻了。如果我們有百分之三十或四十的入學率，大概就已經達到頂點了。如果要進一步增加學生的話，除非能夠把津貼增加到與一份高薪優職無異，令人難以拒絕。否則，即使是國家代付學費、學校又不設入學條件，而專上學院的程度實際又比中學為高，仍然會有為數極多的人不願意

以上所說的就是我們自一九四五年以來因高等教育的驚人發展而得到的經驗，至於其他的一些經驗，也可以略述如下。

公共監管增加

第一，似乎世界各地對高等教育的公共監管日漸增加，就是在一向標榜學術自主的英國亦然，其他如美國、法國、德國等地則更不在話下。高等教育逐漸變成公共事業，受到公共的嚴密監管，政府和社會越來越關注以下的問題：招收什麼學生、畢業生能否滿足勞工市場的需求抑或已經供過於求、研究計劃的方向和性質等。

多元化教育制度

第二，根據從世界各地得來的經驗，我們似乎需要一個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制度，來為現代工業化社會服務。學術界有一股很大的壓力，認為全世界只應有一個標準，這就是英國所謂的黃金標準。但奇怪的是，這種要求只有一個單元制度的平等主義式壓力，同時出現在兩種極端相反的政制下。有些人極力主張這個演變自精英教育制度的單元制度（即黃金標準），認為應該只有一個黃金標準：全世界的醫生、全世界的律師都應該接受相同的訓練，大學教授亦然，因此所有專上學院都應該水平

相等、教師的薪酬和工作量相等。這樣的想法在另一個極端之中也曾出現，根據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的毛澤東思想，人人教育程度應該相等，人人都應該在同類的學校接受相同的教育。當然，這連同其他的因素，幾乎全部摧毀了中國大陸的大學制度。我們從其他各地（包括強調絕對平等的國家）得到的經驗是：現代工業社會需要極度多元化的高等教育制度，目前我們要為不同的職業培育人才，因此實際上是有需要設立不同程度、不同專長的學校的。如果要使高等教育破產，就可試行單元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意大利，就是一個例子，他們的做法幾乎完全摧毀了所有的大學，並造成很大的政治危機。就較為多元化的制度而言，若以美國以至蘇聯所推行的制度為例，分工似乎是現代高等教育絕對基本的規律。（我可以說美國和蘇聯的分工其實並沒有很大的差別，只要我們比較一下就會知道。）

學術改革難以成功

此外，我又想順帶一提另外一項觀察所得。這項觀察，對我來說，是不無遺憾的。正如大會主席所說的，我在高等教育大規模發展的期間，曾任加州大學校長，負責籌辦三所新分校：分別設在聖大克魯斯、艾文和聖地牙哥。我和其他的同事一樣，都很關心這項計劃，我們想儘量把每一所新校，設計到與任何一所舊校都不同，以實行一些學術改革。根據我們從一九四五年以後的發展期中得來的經

驗，學術改革都難以成功。這在美國來說，確是不容置疑的事實，我們在加州試行的改革比其他州都多，但私立學校也作了許多嘗試。至於英國，他們在創立新大學的時候，也都想做到有各特色。歐洲文化基金會剛在巴黎完成了一項有關歐洲大陸的改革的研究，結論是無論什麼改革，差不多都不可能長久。我不知道這是對學術機構的保守特性的批評，還是表示設立大學的理想方法在一九四五年以前已經發現了，去改變它實在沒有甚麼意思，因為結果這些改革都難以成功。

香港高等教育的前途

以上就是我對這段重要時期內高等教育發展的觀察所得，現在就看看它們是否放諸四海皆準。首先說香港——我得再次聲明我對這裡的情況知道得比各位都少。與世界各地比較，這裡的專上教育似乎質素極高，但在量方面，則似乎極不足夠。香港是一個衝勁十足而經濟結構日趨複雜的社會，時刻在與世界各地競爭，理應有更多專上學校。本港目前的專上學生，只佔全港青年很少的部分，而香港仍然能夠迅速發展，實在令人難以置信。香港爲了填補這一方面的不足，已經開辦了一些私立專上學院，同時香港又有不少學生到外國升學，其中有些是非常出類拔萃的。在美國專上學院和大學攻讀的香港學生，並不少於本港兩所大學的學生。香港留學生約佔美國海外學生人數的百分之五，此外，香港學生的人數，在全美學生

之中，佔第五位，而香港只不過是一個城市，不是一個國家。因此我想提出一點，供各位在計劃將來時考慮：爲了香港經濟的前途，是否應該擴充專上學校的學位？這將會爲本港青年提供更多的機會，是非常值得的。我特別認爲應該開設更多一年或兩年制的專上課程和學院。

中國高等教育的未來

我另外一項觀察所得是有關中國的。我曾經帶領一個美國代表團前去考察中國的教育工作，獲得一些中國的統計數字。我相信在未來的一兩代，國際教育界將會發生一件大事：中國專上教育將會發生爆炸。一九四五年以來的全球性爆炸並沒有包括中國大陸在內，但是，隨着他們的現代化，這第二次大爆炸是在所難免的。對一個有十億人口、佔世界人口約三分之一的國家而言，在它進行現代化的時候（無論他們能否如願在二〇〇〇年完成現代化——我並不以爲他們可以做得到），估計其高等教育將會增加十倍，其實已經是非常小心保守的了。在可預見的將來，這將會是全球高等教育界內發生的最重要的大事。

教育巨輪加速前進

最後我想說的是：很久以前，柏拉圖曾經說過，教育的巨輪一開動，就會不斷加速前進。但歷史證明這並不符合事實，例如，在歐

洲的黑暗時代，教育的進展較爲緩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世界上很多地方的教育卻又加速發展，目前在中國大陸也是一樣。然而，我似乎覺得柏拉圖二千五百年前所說的話，特別符合現代的情況，教育巨輪將會不斷加速前進。雖然高等教育在一些國家內（例如目前的美國）稍爲衰退，但將來肯定是向前發展的，因爲從兩方面來說，這差不多是必需的。首先是，人們對生活水平的期望越來越高，要改善生活水平，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接受更多教育和終身不斷學習。隨着電子學的發展，人們獲取知識的方法，將會真正的改變過來，在本世紀末期，藉着人造衛星，幾乎每一個人，只要他們需要，就可以不分晝夜的得到各類知識。其次，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對全球人類的貢獻，日形重要。目前社會主要是依賴高等技術和新知識而得以演進，高等教育既能爲社會提供高等技術和新知識，自然成爲社會演進過程中的主要動力。

我這次演講既然題爲「高等教育的發展是「否有限」，我倒不如在作結時索性指出：此刻很多國家的高等教育大致上規模已定，再沒有什麼發展，可能還會略爲衰退（美國就是）。但是，爲長遠計來，世界的科技和社會組織結構，既然都變得越來越複雜，我們很難想像高等教育會反其道而行，變得越來越不重要。因此，在可見的將來，柏拉圖有關教育巨輪不斷加速前進的定律將會再度變成事實。

（一九八零年一月三十日）

劇變世界中的高等教育

大學校董陶德勛爵 (Lord Todd) 講辭

十年前我以主席的身份，在英國科學促進

會的會議上講演，題目是「思索時刻的來臨」，

概論在劇變世界中社會所面臨的諸般問題，並集中討論在科技不斷進展、全球性污染問題湧現、自然環境備受摧殘以及人口膨脹威脅日大的世界裡，教育發展的趨勢。數週前我又見到這份講稿，於是興緻勃勃的把它重讀，很想知道究竟到了今天這個新的十年即將到來的時候，它是否仍然適用。結果發覺即使現在把它覆述一遍，也不會有太多不適用或過時的地方，這無疑是一件憾事。因此我覺得這個問題，人們可能也會想到（雖然有時候我們難免會懷疑想到的究竟有多少人），但實際行動却不多見。目前世界上仍然有戰爭、不平、貧窮和飢餓；貧與富之間、發展國家與落後國家之間的鴻溝仍然存在，甚至不斷擴大，這一切東南亞人是最清楚的了。但更可悲的是，這些本來都是可以避免的，只要我們能夠善用科技上的發明，就可以創造出一個人類安居的太平盛世了。現在已經踏入八十年代，我們所面臨的，既有因科技進一步發展而引起的新問題，又有我十年前提出來仍待解決的老問題，此刻已經不單是思索的時候，而且是行動的時候了。

科技發明對社會的影響

二百年前，蒸氣機的發明引發了工業革命，世界從此改觀。我經常強調蒸氣機的重要性，因為幾千年來人類都是依靠人力而輔之以水力和風力，但是蒸氣機首次給人們帶來了幾乎是用之不竭的機動力。人類從此進入一個新的世界，交通改善了、工業革新了，距離上的困難不復存在；此外，更多的資源財富和提高的生活水平，使世界人口激增，達到空前的數目。社會更富裕，科學就更加發達，到了上一個世紀的中葉，科學已被應用到農業、醫學和軍事上去解決實際的問題，換句話說，以科學為根據的技術同時產生了。科技方面的神奇發展把人類帶到一個新紀元，我們可以從原子核中獲得動力，如果我們願意的話，可以前往外太空探險，可以漫遊月球或其他太陽系的行星。可惜的是，社會的發展未能亦步亦趨，我們目前大部分的困難主要就是由此而產生的。

近一百至一百五十年來，科技上的發明，不勝枚舉。如果要估計每一項發明的重要性，無疑是很困難的事，但我認為沒有那一項能夠



具有蒸氣機那樣普遍的影響力，至低限度，到最近為止都是如此。蒸氣機最偉大的地方是：機動力取代了人力之後，人類就從多種勞役中解放了出來；機動力使人類做到一些以前想像不到的事，從而強迫人類接受一場至今仍然不知所措的社會革命。在剛過去了的十年內，最後幾年出現了所謂「能源危機」，使人類更加驚惶失措。自從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無節制地使用（或誤用）能源，簡直達到浪費的程度，而能源差不多全部都是靠燃燒我們所謂的化石燃料如煤、石油及天然氣得來的。在這裡，我們毋需追究造成七十年代油價激增的直接原因。我們需要做的是要使人們終於明白，化石燃料以及有關礦物不是採之不盡的，遲早都要尋找其他物品來代替，否則將來的社會就會被迫減少使用能源。減少使用能源就一定會給社會帶來很大的變動，而惡果就會立刻出現，因為我們現在剛開始了新的工業革命，它在很多方面都可與蒸氣機引發的工業革命相比擬。上一次的工業革命，人力被取代了，這一次，電算機和微型電算機取代了人腦，把我們帶進機械人的時代。這不是幻想或水晶球占卜出來的未來，現在不但信息傳播界已經進入機械人時代，工業界也不遑多讓了。（快意車廠裝配汽車已經完全不需要人手去操作，這是他們所引以自豪的。）

這些發展會帶來什麼後果呢？有人會立刻回答：這會導致很多人長期失業，因為熟練技工和非熟練工人的需求都會大減。是不是真的會這樣呢？在變動初期，短期性的失業問題是

會出現的，但只要我們回顧一下過去，就會知道每一次大變動的時候，人們仍然會有工作做，只不過是改為做一些因變動而必然產生的新工作。例如，驛馬車夫的工作沒有了，代之而起的是汽車司機；更早的時候，造槍的工匠又代替了造弓箭的工匠。結果，在新的情況下，有工做的人比以前更多。現在我們又值新的革命，情況大概也會相同。我又可以肯定像以往一樣，每一個人的餘暇必定會增加。餘暇增加了，我們怎麼辦呢？根據我們近年來的經驗，一方面人們的餘暇有增無已，另一方面生活水平雖然不斷提高，但失業青年的人數卻又日益增加，這確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如果要避免因餘暇進一步增加而引起廣泛的社會不安，我們一定要採取積極的行動。但是要怎樣的行動呢？如果要正確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大概要比現在更有自知之明才行。因此我們實在極端需要認真發展社會科學，目前社會科學發展不足，仍然是處於原始的階段，而且有時候研究的人又不是最能幹的人。除非我們真正了解自己和我們在不斷變動的環境中的行為，否則我們很可能會因為誤用科技所賦予我們的巨大力量（不管用來做好事或壞事），結果招致自我毀滅。無可避免的，這些力量會繼續增加，要求科學暫停發展也沒有用。世界上沒有什麼是可以靜止不動的，那些要求暫停前進、重過昔日美好日子的人其實是自我欺騙，可能除了對極少數的人外，昔日美好的日子從來也未有過，而他們當時所受的疾苦，我們今天也會認為是不能接受的。

因高等教育膨脹而產生的問題

我們只要一想到這些問題，就會明白到教育始終是社會成敗的關鍵。高等教育雖然只是教育的一部分，但卻是我所最關心的部分。當然，提供高等教育就是大學的任務，因此我今天只限於討論高等教育的問題。過去二十年來，特別在工業國家裡，高等教育不斷增長，達到爆炸程度；較為落後的國家，在高等教育方面，也逐漸趕上來，因為他們認為推廣高等教育可以使國家富強，而這就是他們努力的目標。我認為促使高等教育膨脹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在這場戰爭中，科學和技術發揮了很大的力量，例如盤尼西林、雷達、噴射機、原子彈的使用，以及應用核能於和平用途上的可能性。一時之間，好像只要我們教育好年輕的一代，培育出大量科學家和技術人才，那麼太平盛世就會立刻出現。這當然不會是真的，但結果却導致六十年代初期大量新大學的創立，高等教育因此而得到驚人的發展，差不多達到爆炸的程度。在短短的十年內，歐洲大學的數目增加了一倍，學生的人數更在一倍以上。但是，主張大量擴展高等教育的人士的樂觀意願，終於未能實現，而這些發展反而給八十年代的大學帶來非常嚴重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嚴重問題是：雖然我們都同意凡是符合條件的人都應該有權接受高等教育，但這

並不等於說每個人都具有同一方面的才能，或「高等教育」就等於傳統式的大學教育。傳統式的大學只適合每一個年齡組別裡面很小部分的人，這小部分（或可稱為精英份子的）就是那些具有創造才能的人。但大部分的中學畢業生所具有的是其他方面的才能，例如，把科學家 and 工技專家的發現和發明加以應用。這並不代表他們的才能較低，只不過他們的才能是在另一方面。如果要使他們的才能得以充份發揮，就需要另外一種職業性較強的訓練。人們誤把傳統大學過份強調，結果很多青年受這些基本上是社會性因素的影響，被迫進入大學，但事實上他們根本對進大學不感興趣，有些甚至因為能力所限，不能得到什麼益處。還有一個次要的影響是：不合適的學生增加了，學術的水平就被迫逐漸下降。我相信六十年代末期此起彼落的學生騷動，部分原因即在於此。這些發現導致理工學院的設立和發展，特別以英國為然。理工學院在訓練技術人員方面，最為成功。（技術人員在這裡是就廣義而言，包括護士、會計師、社會工作人員等專業人士。）

第二個問題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發展過速，是由於新大學的不斷創立和舊大學的不斷擴充。第二個嚴重問題由此而生，因為大學需要迅速增加教職員的人數。通常來說，教職員都是從畢業生和研究生之中選聘的，他們多數是屬於年輕的一代，其中必然會包括一些在正常情形下不能

算是頂尖兒的人才。他們全部或大部分都會獲得終身職位，因此目前很多大學教職員的年紀都在四十至四十五歲之間，他們留任原職的時間，相信還有二十多年。年輕人進入學術界工作的機會因而大減，可是，年輕的一代正是大學賴以不斷更生的新血。目前為正在從事研究工作的年輕人增設職位的可能性很低，特別因為所有工業國家的大學都受到經濟緊縮的影響。

第三個問題

第三個問題其實是由第二個問題而來的，就是有關研究的前途，特別是科學研究的前途——科學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源。我相信很多人都會同意進行純學術研究（即不是以達到某特定經濟目標的研究）的時候，最好同時進行培育人才的工作，就像在大學裡面一樣。朝氣蓬勃的年輕學生不斷進入大學攻讀，不斷從大學畢業出來，不斷以他們的創見來增加大學的活力。但是，正如我剛才所說的，在六十年代，大學招聘大量教職員，職位早已填滿，影響所及，現在已不能繼續增添新血。這是目前最危險和最可悲的事之一。現在一部分最有前途的青年的情緒和士氣非常低落，這點我們是可以了解的，因為他們要在學術研究方面出人頭地的希望，最低限度，暫時已告落空。

這些問題本來已經是很難解決的了，何況在世界經濟衰退的今天，政府被迫削減對高等教育的資助，結果它們就更難處理。我們不能

夠用增加教職員的辦法來解決，一方面由於經費不足，另一方面由於學位需求減少——一九八零年代的頭五年內，年屆十八歲的歐洲學生人數預料會下降。我相信提供職業訓練的理工學院的數目，逐漸會超過傳統式的大學。歐洲為了提供所需的設備，就把一些較差的大學改為理工學院或類似的訓練學院，以及把研究集中於成績卓著的研究中心，避免在每一所高等教育機構的個別學系內，必然設立自己的研究單位。此外，如果我們要改變目前新大學內不平衡的教職員結構，就可能要推行大規模的提早退休計劃。

香港的高等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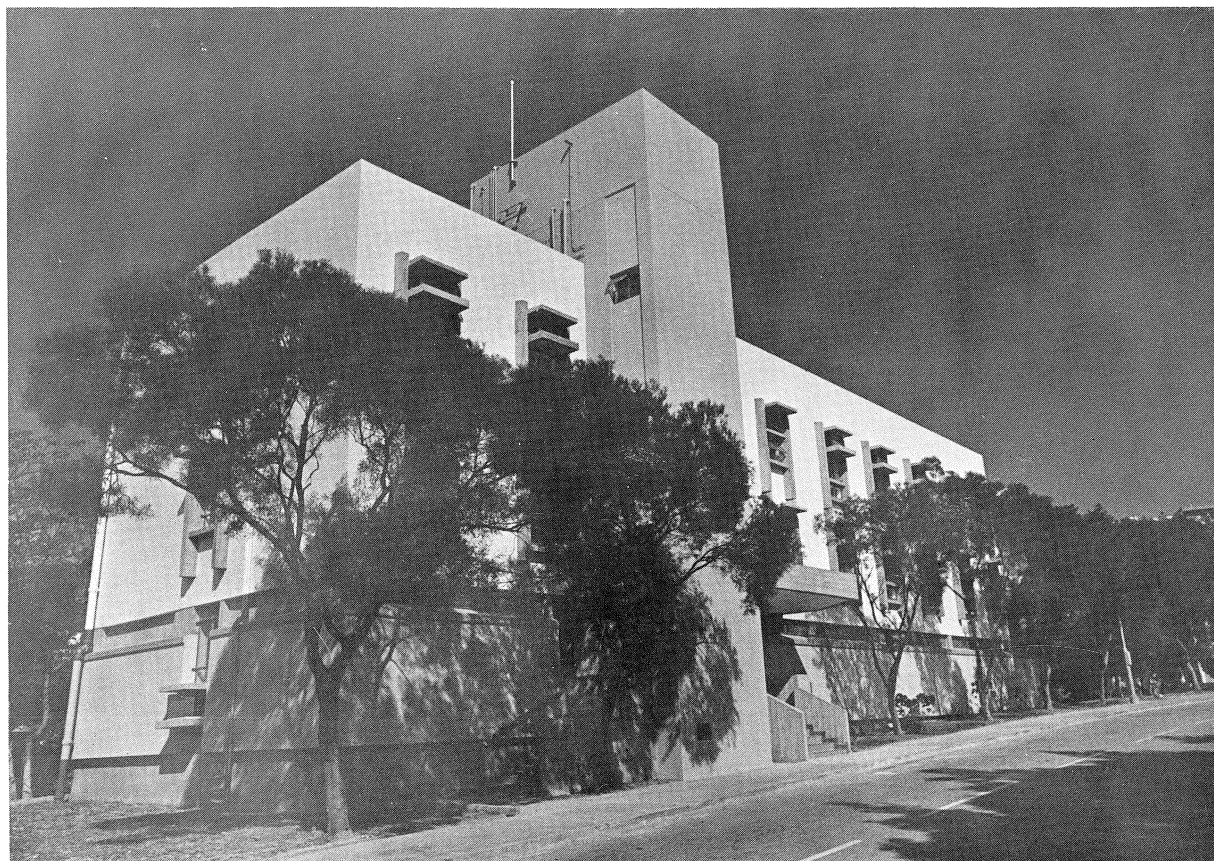
在某些方面來說，香港目前的環境是較為有利的。香港高等教育比歐洲遲一點才得到急劇發展，中文大學和理工學院的學位雖然有所增加，但就全港人口來說，絕對不是供過於求。因此，我覺得香港目前的環境，比起許多其他的地方，更有利於發展高等教育。我們為了要替有才能的青年提供適當的高等教育，就需要三所高等教育機構之間、它們和其他學校之間互相了解和真正合作。香港在地理上並不是很大的地方，這是一定能夠辦到的。

由於香港很接近中國，因此香港的高等教育可以有更多一面的發展。近年來中國對外的關係急劇轉變，香港可能已經成為中國和西方國家之間的重要橋樑，這實在毋待贅言。一九

七九年十月我榮獲中國科學院主席的邀請訪問中國，中國科學院和英國皇家學會多年來關係良好，而我就是皇家學會的主席。我參觀了中國科學院設在北京和上海的多所科學研究所，以及杭州和廣州的兩所大學。那個所謂文化大革命的反理智主義，嚴重破壞了中國的高等教育，可能特別是科技方面的發展，使任何一個像我這樣參觀過中國的人，都會感到震驚。所有要求阻延科學發展的人，都應該親自到中國去看看科學卻步不前可能造成的嚴重惡果。中國政府和人民都明白到他們已經遠遠落後於人，因此堅決要急起直追，迎頭趕上外邊的世界。在過去十年至十五年，世界發展神速，科技尤為突飛猛進。此刻中國如果沒有外來的幫助，很難達到目的。因此，香港，特別是中文大學，就有一個獨一無二的機會，可以通過大學本身和畢業生，為中國建造橋樑，通往外邊的世界，他們必須如此，因為他們根本就是中國的一部分，語言相同、文化相同。我堅信這不但是中文大學的機會，而且是它的職責所在。幾年前在中大遷入沙田後不久，我曾經在這裡講演，預測跟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由接觸的時間必定會到來，當時我認為這將是和解和合作的好機會，對中國人民和全世界都有好處，現在我更加堅信如此。香港中文大學必須抓着這個機會，以求無負創校人的期望和首任校長李卓敏博士的遠見。

（一九八零年二月一日）

方樹泉大樓



方樹泉大樓開幕典禮



(左起)馬臨校長、姬達爵士、方樹泉先生、校董會主席簡悅強爵士、方潤華先生、黃家齊先生

大學於一九八零年一月廿四日舉行方樹泉大樓開幕典禮，由布政司姬達爵士 (Sir Jack Cater) 主持。觀禮嘉賓逾三百五十人，其中包括方樹泉先生及方潤華先生。

方樹泉大樓高三層，面積約九百四十五平方米，建築費一百五十萬港元，全部由方樹福堂暨所屬機構捐出，以表揚方樹泉先生熱心社會教育的素旨。

中文大學新雅中國語文研習所設於方樹泉大樓內，姬達爵士在典禮中表示：「這個研習所及貴校在致力促進中外人士的更佳了解的工作上，會繼續扮演重要的角色」；對於方樹福堂暨屬下基金，他認為「在研習所接受訓練的世界各地學生，當會衷心致謝」。

方潤華先生致辭

姬達爵士、簡爵士、馬校長、各位嘉賓：

首先要多謝馬校長，再次給與我在此講話的機會，同時也代表我家人向姬達爵士衷心感謝他在百忙中蒞臨，來主持這個有意義的啟用典禮。

記起本人在前年奠基時講過，捐建這座方樹泉大樓的目的，除了供學生學習語言之外，還包含藉此促進國際間聯誼的意義。

家父和我家人，今日得以目觀這座語言中心正式啟用，不祇感到欣慰，並且認為這是一個良好的開始與鼓勵。我們將繼續盡我們的能力，捐款給各大專學校作為教育建設之用。這樣做法係包括下列多重意義，趁此機會，謹向在座各位奉陳：

- (一) 表示對家父的崇敬，知恩報德；
- (二) 表示對香港政府暨所有友好的謝忱；
- (三) 表示關懷香港教育，放眼世界；
- (四) 表示我們「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素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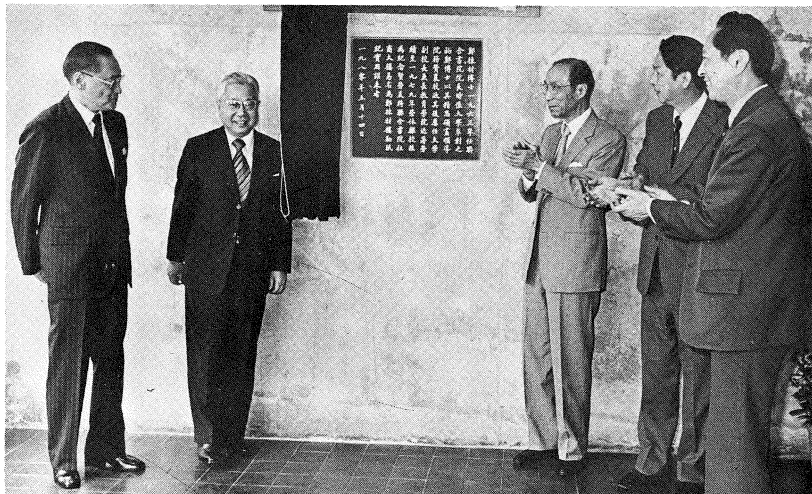
(五) 表示對和平安定的期望、珍惜；希望藉此對促進世界和平與社會繁榮有所幫助。

此外，我們正在策劃設立「亞洲太平洋和平獎金」。這項計劃，旨在促進亞洲和平、穩定，希望能在三年內完成初步基礎，然後逐步付之實行。

在本港及英國方面，我們將繼續捐助設立大學獎學金，藉以培育更多優秀人才，祈望他日貢獻他們的才智，參與香港繁榮建設的行列。

希望各位同學，在這語言中心學習深造之餘，同時不忘宏揚「四海一家」的崇高精神。大家共同努力，使整個世界，真正得享和平安定，社會得到繁榮發展，這是我們殷切的期望。

鄭棟材樓揭幕典禮



(左起)胡百全議員、鄭棟材博士、邵逸夫爵士、馬臨校長、薛壽生院長

中文大學聯合書院為紀念鄭棟材博士於一

九六三至一九七七年任職該書院期間的卓著勞勳，特將社會科學及工商管理大樓易名為「鄭棟材樓」，並於一九八零年五月十四日舉行揭幕典禮。聯合書院校董會主席胡百全議員在典禮中致辭，表揚鄭博士對該院之各項貢獻；鄭博士其後更親自主持揭幕儀式。觀禮嘉賓包括該院校董、中文大學校長、校友及本校教職員百餘人。

鄭博士在本校服務期間，歷任校外進修部主任（一九六四至七零年）、大學副校長（一九六五至六七，一九七一至七三，一九七五至七七，一九七七至七九年），及教育學院院長（一九七零至七二，一九七五至七九年）等要職。鄭博士一九七九年九月退休，同年十二月獲本校頒授榮譽文學博士學位。

聯合書院校董會主席

胡百全議員致辭

馬校長、薛院長、各位校董、各位嘉賓：

聯合書院今日舉行鄭棟材樓揭幕儀式，承蒙各位在百忙中抽閒前來參加，本人謹代表校董會表示歡迎，並致萬二分的謝意！

鄭棟材院長於一九六三年一月就任聯合書院院長，在此十多年間，他對書院的發展是不遺餘力的，例如：學生人數及教席的增加、學系的擴展、書院成為香港中文大學成員書院、發展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及威廉士大學合作交換學生計劃，以及沙田新校舍、宿舍的興建等，都是各位有目共睹的事實。鄭院長在任期間又發起籌設書院基金，增設多項獎助學金及學業優異獎以作育英才，他對聯合書院及大學的貢獻至大，他的功勞是永遠值得我們懷念的。

校董會為了表揚鄭院長的不朽功績，特建議將聯合書院社商樓易名為鄭棟材樓，以表示我們對鄭院長的敬佩。

現在請鄭院長主持大樓揭幕儀式！

聯合書院鄭棟材樓



九龍中央獅子亭揭幕典禮

嘉賓在亭前留影



中文大學於一九八零年六月六日舉行「九龍中央獅子亭」揭幕典禮，由大學校董黃宣平先生主持。

「九龍中央獅子亭」位於崇基學院荷花池畔，由九龍中央獅子會捐建。黃先生在典禮中讚揚該亭捐建者九龍中央獅子會服務社會，不遺餘力。

出席典禮嘉賓逾百人，包括國際獅子會三零三區總監梁欽榮先生，九龍中央獅子會會長盧玉亭先生，九龍中央獅子亭建亭主席鍾義生先生，九龍中央獅子會前任會長柯利德先生，九龍中央獅子會候任會長姚中和先生。

黃宣平先生講辭

盧會長、馬校長、各位嘉賓：

今天九龍中央獅子亭揭幕，我很榮幸能夠參加並且在這個儀式中說幾句話。

我國許多古文名著，不少是以亭子為題，其中膾炙人口的是歐陽修的醉翁亭記裡那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文人筆下似乎喜歡把亭子和山水聯在一起。今天我們到此觀賞的獅子亭，仰對馬鞍峯，濱臨吐露港；朝迎霞輝，暮聽汐落，登臨此亭，確乎能領略到山水的靈氣和樂趣。

雖然中大校舍十多年來一座又一座地落成，校園遍見花木扶疏，林蔭處處，我們總覺得在這觸目皆是現代型貌的崇樓巨廈的環境中，仍然缺少一座能代表中國傳統的、風格獨特而且古意盎然的建築物。現在有了這座獅子亭，紅楹綠瓦，雍雍然卓立於荷花池畔，不僅對鄰近的樓宇以至一草一木產生了調協和諧之感，也為素有風景幽美之稱的中大校園增多一處佳勝。

九龍中央獅子會服務社會不遺餘力。中文大學欣蒙該會熱心主事人暨會友捐建這座獅子亭，使本校師生和各界到此一遊人士得有賞心悅目的休憩所在，其美意與盛舉值得我們讚佩。我謹代表中文大學向九龍中央獅子會各善長尤其對前任會長張介倫先生的辛勞致以衷心感謝之忱。

東南亞數學會會議



與會人士在本校科學館前留影

東南亞數學會第五屆雙年大會及會議，於一九八零年六月十六日至廿日在香港舉行。除本校外，其他贊助主辦機構計有：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國際數學會、浸會書院、香港大學、香港理工學院及香港數學會等。參加會議人數共一百六十五人，其中有九十多人來自十六個海外國家。

數學會會議主席 Tan Wang Seng 博士在

致辭中指出：「數學家也一定要重視國家的願望和目標，並且參與其事，促其實現。其中一項目標自然是藉優良的科學及數學教育，為未來技術化社會奠定基礎。我想，在這方面，大學的數學家貢獻良多，曾經培育了不少數學教師，以應社會之急需，但是，這些需要並不是沒有止境的。事實上，某些國家對新的數學教師的需求可能已經日漸減少。因此，數學家對於將來，一定不能以為培養未來數學家和數學教師是他們唯一的功能。」至於數學教育，他認為在大學裡最有天分的學生，已不再願意攻讀數學了，因為「在得到學位之後，就業的機會實在是寥寥可數。在東南亞數學會會員國裡，很少數學家能夠就聘為真正的數學工作者，換言之，就是單為解決某類數學問題而僱用的專才。」因此，他建議「數學系必須發展一些顧及專業需要的課程，培養一些可以適應國家目前需要的人才。數學系可以旁及的範圍計有：統計學，運籌學，電子計算數學和電子計算科學等等。要使這些課程成為真正專業化，那就

要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經驗與現實的問題相結合。」

會議期間，曾經舉行三項小組研討會：(一) 數學課程，(二) 課程內容，(三) (甲) 數學課程中幾何的重要性，(乙) 教學與研究之間的抉擇。此外，又邀請與會學者演講，講題如下：

栢克萊加州大學陳省身教授：「網絡幾何」
香港大學張佑啟教授：「有限帶方法及其應用」

斯特凌大學鄧肯教授 (Professor J. Duncan)：「Banach 代數」七十年代成果與八十年代展望」

Case Western Reserve 大學希爾頓教授 (Professor P. J. Hilton)：「代數數學的新趨向」

北京中國科學院華羅庚教授：「偏微分方程之幾何理論」

耶魯大學傑克松教授 (Professor Nathan Jacobson)：「若當結構理論概觀」

哥倫比亞大學黎子良教授：「隨機逼近及其在迴歸法與控制論之應用」

大阪大學村上信吾教授：「厄米爾對稱空間之某些上同調群及西表示」

香港中文大學吳恭孚博士及黃友川博士：「核空間與廣義 AL-空間」

東京大學田村一郎教授：「相橫截之層頁」
香港大學黃用諫教授：「線性幾何的一些結果」

會議紀錄將會作為「東南亞數學學報」的特刊於一九八一年夏出版。

· 問訪 ·

授教遜莊系文英



莊遜教授 (Professor Francis C. Johnson)
為本校英文系講座教授

問：大學制訂語文教學政策的時候，應該考慮一些什麼因素？

答：我認為有三個因素要考慮：一個是語言的社會因素，兩個是教學因素。語言的社會因素可以解答「大學在語文方面應該對整個社會負起什麼任務？」這個問題。至於教學因素是指語文的兩項任務：一是作為大學生學習的工具，一是對大學畢業生就業的影響。

語言的社會因素是一般性的。本校以中文為主要的正式溝通媒介，我們對此應該感到非常驕傲。中文是香港百分之九十以上居民的語言，我們必須承認這個事實，並且為全港市民提供各種程度的中文學校。大學對社會其中一項義務，就是為本港居民提供用中文授課的教育，這就是在語言上應盡的社會責任。不過，對香港來說，這是非常敏感的問題。由於中文大學所處的環境，我們除了為學生提供用中文授課的教育之外，還須要負起其他的任務。我們必須正視一些非常實際又非常敏感的問題，例如：大學應否盡量為中文中學的學生提供學位、應否「特別照顧」英文中學的學生等。中文大學一項主要任務是推廣用中文授課的大學教育，因此我們必須負起責任，為中文中學的學生提供

大學教育。這就是制訂政策時所須考慮的語言的社會因素。

以上所說的是外因，至於在大學之內、足以左右語言政策的因素，就關係到教學的兩方面了。第一，語文是大學生學習的工具，如果本科生要好好的學習各科的課程，他們的語文能力應該達到什麼程度呢？我們一定要把語文看作是大學生開啟知識大門的鑰匙，因此，就要考慮到教師的講授和學生的自修，教師授課是為學生提供基本知識，學生自修是求增廣見聞。就香港目前的環境來說，我們要求學生自修得到的知識，都是來自英文的書刊。我們實在無從迴避這個事實，因此，為教學計，學習本科課程英文是不可或缺的，如果學生要開啟知識大門，首先就要有足夠的語文能力，以善用一切的資料。

第二個因素是語文對畢業生的影響。教學要顧及香港社會的實際需要，使學生將來就業時，能夠善用在大學得到的知識，盡其所能服務社會。中大畢業生在謀事時，有時雖然學歷條件都已符合，但是如果英文程度不好，也不能成功，因此我們必需留意畢業生的中英文程度，應該得到平均發展。

由此可見，我們的語文政策，除了要顧及大學的教學任務，還要顧及大學在香港的社會任務。有人認為這兩個任務是很難兩全

其美的，但我們並不贊同。目前英文系正在協助大學去了解什麼才是適當的語文政策。

問：您剛才提到大學應否「特別照顧」英文中學學生的問題，目前英文系取錄的學生是不是英中畢業生比較中中畢業生多一點？

答：英文系取錄新生的情況正在改變，這是非複雜的變動。目前我們的學生的確是英中畢業生比較多一點。事實上，香港目前的英文中學比中文中學多很多，主要是因為家長都相信為子弟將來的職業計，唸英文中學會優勝得多。那麼大學是否應該協助促進中文中學的發展，還是宣稱這跟我們無關就算了？這的確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

問：在這個問題上，大學是不是可以影響社會的決定呢？

答：是的，我們實際上也應該這樣做。本校既以中文為主要授課語言，對教育上的語文政策已經有所影響。有人看社會性問題比教育素質更為重要，如果我們要考慮語言的社會因素，就要決定那個較為重要。對大學來說，這是很難決定的。我不是生於斯長於斯的本地人，所以沒有資格發表意見。不過大學一定要小心考慮這個複雜的問題。

問：您剛才又提到我們要求學生獲得的知識，

大部分都是來自英文書刊，那麼把英文書刊翻譯成爲中文，是不是會對英文較差的學生有所幫助？

答：要翻譯初級程度的書本，還不成問題，因爲那些標準課本變得不快。但是，你只要看看單是本門學科，我究竟要閱讀多少書刊，就會明白翻譯是不可能的了。我經常要閱讀的學報就有二十至三十種之多，難道都把它們翻譯嗎？我們是否應該把大量人力用於翻譯上，俾學生可以閱讀中譯本？還是應該集中力量去把學生的英文教好，使他們可以直接閱讀英文資料？我是教師，當然認爲後者才是最好的辦法。由於世界上大部分的現代知識都是藉英文傳播的，英文是學術界的國際語言，這對以中文爲母語的人是不利的。我並不是盲目的抬高英文的地位，只是把事實道出來。我們做教師的，就是要教好學生的英文，俾他們可以直接獲取這些知識。

問：香港社會似乎很需要一些懂雙語的人，對於一般性和專業性英文的應用，都能應付裕如。本校的英文課程怎樣才能夠配合這些需要？

答：在大學，我們最關注的並不是怎樣去提高學生的普通英語技巧。（普通英語是什麼，我實在也不大了，相信是指一般性的人際溝通技巧吧。）大學的任務非常明確，我們在語文教學上主要就是要配合這些任務。

我們的目標和對本科生的責任，就是增進學生的專業英語能力，俾能爭取知識以及盡量發揮其智能。協助本科生把智能充份發揮，換言之，就是使他們閱讀課本時事半功倍，寫作論文時揮灑自如，表情達意時精確無誤。英文系的語文教學組設計了一項一年級課程，目的就是提高學生的英文程度，以學習其他科目。我們的責任是使所有學生都不會因英文水準不夠而影響其學業成績；我們的目的的是協助學生更好地學習各種科目，為所有本科生服務。

問：據我所知，英文系以前曾經開設大一英文的課程，教授本科生普通英語的。

答：是的，英文系以前確曾開設大一英文課程，教授普通英語。不過，我們相信如果能夠集中照顧學生的需求，就會事半功倍。我們現在要做的就是了解學生究竟需要什麼，然後針對他們的需求開設課程。總結五十年來教育的發展，我們得到的教訓是：教師對於自己想做些什麼、在教些什麼，一定要知道得很清楚。這是廣義教育的一部分，並不是專指英文教學而言。

普通英語課程的範圍非常不明確，（我剛才已經說過，我對這類課程的含義實在不大了。）因此我們不知道所教的究竟能不能針對學生的需要；訓練學生聽講讀寫一般性的東西，其實是沒有什麼針對性的。我們

現在代之以新的大一英語課程，務求滿足學生在修讀本科課程時的語文需求。本科生學習的時候，並不需要知道普通會話的習慣、日常應對的規矩等，因此我們會把時間用在教授閱讀課本、聆聽演講、撰寫實驗報告等方法上，我們要求學生在使用英文的時候能夠達意，有需要跟導師用英語討論時，也能夠應付裕如。

學生畢業後進入社會服務，工作上可能需要使用英文。為了針對這些需要，英文系又開設了一些高級課程，務求學生有足夠的英文能力，把學到的各科知識，付諸實踐，同時藉此獲得與他們的學識才能相稱的職位。我們曾經見過許多人申請工作的時候，表現不如理想，就是因為未能把自己懂得的東西表達出來，結果僱主無從得知他們的實際才能和學識。我並不是對僱主有什麼意見，我只不過是想提醒畢業生，這就是他們要面對的現實世界，這個畢竟不是十全十美的世界。

問：語文教師如果要了解學生的語文需求，是否需要其他各科教師的合作，提供有關資料？

答：是的，我們工作最主要的部分就是要知道學生的需求是什麼，去年英文系就試辦了一項「理科生英文課程」。我們要知道理料本科生在英文學習方面，究竟有什麼需求？因

此就去請教理學院各學系的教師，弄清楚他們對學生的要求。但除了請教別系的教師，我們又翻閱學生的功課、試題等，然後決定理料本科生的需要，再針對這些需要來設計課程。

我不斷提到需要這個問題，因為我們相信這是了解學生應該學些什麼英文的最有效方法。學生讀的是文科、理科或工商管理等學科，他們的本份就是研讀本行的學問，而不是出入鷄尾酒會、跟人交際。因此英文系在一九八〇至八一年度開設了三項大一英語課程，分別供理學院學生、工商管理學院學生、文學院及社會科學院學生修讀，目的是滿足各科學生在英文方面的特殊需要。這些課程代替了以前的普通英語課程，我想它們大概可稱為專業英語課程吧！

問：您會不會認為普通英語課程也可以有一些優點？這些課程除了教授語文之外，是不是也可以同時介紹一點英國文化？

答：首先讓我們看看一個非常普通的教學問題。我們教英文的有一句話：「說話不能無話題，說話就得有話題。」我們說話要有話題，英文是不能憑空教的，一定要通過一些題材來教。對本科生來說，我們教跟他們學科有關的英文，不論理科也好，工商管理學也好，我們就是用學科作為話題。你剛才提到英國文化，我認為這對香港是不很適合

的。這裡是香港，不是英國，他們要學文化的話，那應該是香港文化而不是英國文化。（並且，英國、美國、澳洲等都是英語國家，他們的文化也是不盡相同的。）我們關心的是香港，對本校的學生來說，最應該關心的就是香港的學術研究。

問：香港和中文大學都是以中文為第一語言的，您認為本校的學生在這樣的環境之下，不能夠真正兼通中英文呢？

答：這都是我們都很關心的重要問題，但是，首先我們要弄清楚「兼通雙語」是什麼意思？怎樣才算是「兼通雙語的人」？我們很多時候都用「兼通雙語」這個詞語，但是却不清楚兼通究竟是什麼意思？是指兩種語言的精通程度一樣嗎？顯然不是吧！在香港，我們是不需要中英文都同樣精通的，那麼，我們需要懂多少英文呢？我希望英文系能夠協助大學弄清楚兼通中英文的定義，以及說明中英文並重這一大學政策的內容，明確指出本科生和畢業生的英文應該精通到什麼程度，才能在學業事業上有所成就。目前我們既然還不知道，就無從答覆你的問題了。

問：但是，一般來說，您認為怎樣才算是「兼通雙語」？怎樣才算是兼通雙語的人？

答：正如我剛才所說，要回答這一類問題，就要視乎社會上不同的人的需要而定。如果他

們在某種情況下，需要使用一種以上的語言，而又能夠應付裕如，那我就會說他們是兼通雙語的人。我能夠在本地的茶館用廣州話來叫人結帳，在這個情況下，我是兼通雙語的，但我真的是兼通雙語嗎？如果是指上茶館叫人結帳的話，那我就是；但是如果我要用廣州話來說其他的東西，那毫無疑問的，我只是單通英語。又例如，在某種意義上，我是英法語兼通的，因為我能夠閱讀所需要的法文書刊，但是，前一陣子，我曾經去過巴黎，你要是以我應對時所說的法語來判斷我，那我就不能算是英法兼通了。換句話說，在閱讀方面，我是通雙語的，但就聽講來說，我就不是了。那麼，你會說因為我在聽講方面不是英法語兼通，我就不是通雙語的嗎？由此可見，一切都要看你需要使用這些語文來做什麼。

我認為英文系可以協助大學弄清楚兼通中英文的實際意義，這樣才可以使人更清楚的明白到中文大學中英並重的政策究竟是指什麼。

問：您認為香港的中國人是不是有很多時候需要用英文的？

答：我們的畢業生都是進去一些特定的圈子做事，他們可能需要與行內的人用英語溝通，但是回到家裡，大概都不需要跟家人親友用英語來交談吧。畢竟香港基本上是個單語社

會，本地中國人需要用英語來溝通的時候少之又少，即使有這個需要，也是有關他們的專業的。人人都能夠用英語跟外國人溝通，當然很好，但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香港中國人其實都沒有這個需要，所以這不能說是很重要的事。對大學和對學生出路來說，學生能夠在他們的專業範圍內兼通中英文才是重要的。

問：如果要學好普通英語，什麼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答：我們是教授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或外語的老師，我們相信如果學生在自己的專業範圍內建立了很好的英語基礎，他在其他方面也會有進境。要學好「普通」英語，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弄清楚自己最需要用英語來做什麼，然後從這方面入手，打好基礎。我的太太為了市場購物正在學廣州話，所以她首先就要學說價錢和物品的名稱，這就是她學好廣州話的竅門。由此可見，如果要學習一種語文，就要從最需要使用該種語文的部分入手，學生最需要的是研讀，畢業生最需要的是從事專業性工作，我們就是要針對這些需要來教他們。學好了專業英語，他們的「普通」英語也會好起來的。

問：教授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最困難的地方在那裡？

答：如果你在二十年前問我中國人學習英語有什麼困難，我會告訴你我知道得很清楚，然後舉例說：他們不在複數名詞後加's，不在動詞後加-ing，通常漏掉'a'、'the'等冠詞，我還可以舉很多例子。但是現在我們相信這些在學習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或外語上並不是最重要的；規則之外，還有其他問題。能夠準確地把信息傳達才是極端重要的。

我們都能夠清楚指出中國人學習英語時經常犯的錯誤；以前教授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最普遍的就是教授這些規則。但是學生減少規則上所犯的錯誤，並不是直接教授的結果，而是因為有更多說英語的機會，越說越流利，錯誤也逐漸神秘失踪了。我們以前專教規則，只是強調語言本身，而不是教學生怎樣去說英語；其實學生聽多了和用多了，表達的形式自然會逐漸改進。因此，教授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或外語的主要困難，是要找出學生最需要英文來做什麼，並且強調最重要的是對方能否明白所傳達的信息，至於說得是否像以英語為母語的人那樣準確無誤，其實是次要的。由於這個論調，近年來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教學興起了「達意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重點從語言的形式轉移到語言的功用。

中文大學現正嘗試採用略加修改的「達意法」。我們要考虑的是：學生需要什麼？我們怎樣設計課程來滿足他們的需要？他們

需要講和寫些什麼？這並不表示我們可以不理會怎樣正確地說英語。語言學習中的達意法其實不是新的東西，這個方法很多人已經用了一段很長的時期，這是對過份着重形式規則的語言教學的反動。

問：在「英語作為第二語言教學」上，達意法是不是已經成為新趨向？

答：達意法是最近十年語言教學上最有前途的新發展，但我們要小心，絕不能夠把不同教學法當成涇渭分明。達意法其實就是要使語言教師注意到說話內容和題材的重要性。在某個意義上，中文大學就是採取這樣的態度：學生需要用英語來做什麼，我們就教他們什麼。我們是非常重視他們所需使用的題材的。

問：您認為本校學生的英文水平怎麼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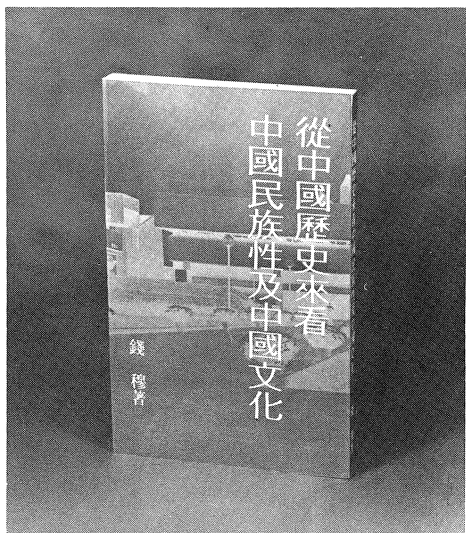
答：對一個教育工作者來說，這個不能算是一個真正的問題，雖然很多人都很想知道答案。有人會說：「某某的英語說得不太好。」我們是大學的教師，問的問題應該是：「我們能不能夠幫助某某去改善他運用英語的技巧？」本校學生的英文程度很參差，但我們不會去把他們分成好、壞、或不好不壞的等級。我們的任務是幫助學生進步，所謂學生，既包括以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也包括以英語為母語的學生在內。美國大學生雖然是以英

語為母語，但我們仍然可以幫助他們改進運用英語的技巧；因此，我們也可以幫助中大的學生，使他們能夠更有效地運用英語。我們的任務是不論學生進大學時的英文程度怎樣，也要逐步把它提高。水平應該是這樣定的——首先要知道需要用英語來做什麼，然後看看能不能夠達到這個需要？對我們來說，我們不會以學生參加白金漢宮酒會的表現來判斷他的英語水平，因為這並不是他們真正的需要，我們關心的只是他們能否閱讀英文教科書，好好學習。不過，我們仍然不會給他們的英語水平下定論，因為我們實在很難定出一個標準來。我們相信學生的水平是可以不斷提高的，即使是最好的學生也還有改進的餘地。

問：目前會不會有學生因為英文程度不夠而影響到他們的學業？

答：這個我很難說。我相信可能有的，因為我看過他們的課本，所用的英文頗為艱深，而我又教過一些一年級學生，大概知道他們的英文程度，他們可能要花很多很多時間來閱讀課本才能明白課本的內容。那麼，我可以幫助他們用較短的時間去閱讀那些課本嗎？如果能夠的話，我就是增加了他們的英語能力，他們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去研讀其他課本。我們是教師，當然認為人人都可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我們的任務就是幫助他們進步，成為更優秀的學生。

中大出版新書刊



中文大學出版社於一九七九—八〇學年度出版的中英文新書刊計有下列多種：

中文書籍

「新文化運動前的陳獨秀（一八七九—一九一五）」

陳萬雄著

生學術文化講座」首講的演講記錄。演講共分六講：(一)引言；(二)中國人的性格；(三)中國人的行為；(四)中國人的思想總綱；(五)中國人的文化結構；(六)結論。

「京漢鐵路初期史略」

何漢威著

本書對京漢鐵路初期歷史，如修築原委，籌款及修築時所遭遇的困難，贖路經過及業務成績，都作詳細的論述，本書尤其注意鐵路築成後對中國的影響。

陳獨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在中國近代史上，以推動新文化運動及在早期共產主義運動中居領導地位而知名，本書敘述陳氏於一九一五年創辦「青年雜誌」前的政治活動和思想傾向，從而指出其思想發展的脈絡。

「近代中國史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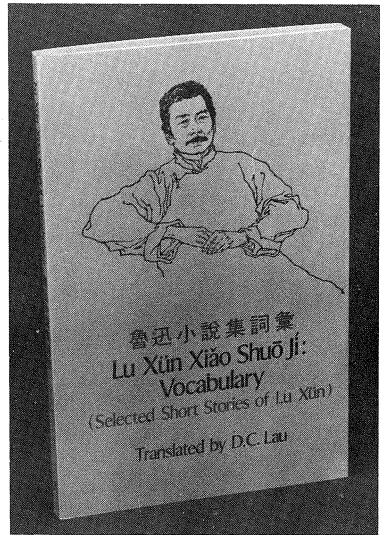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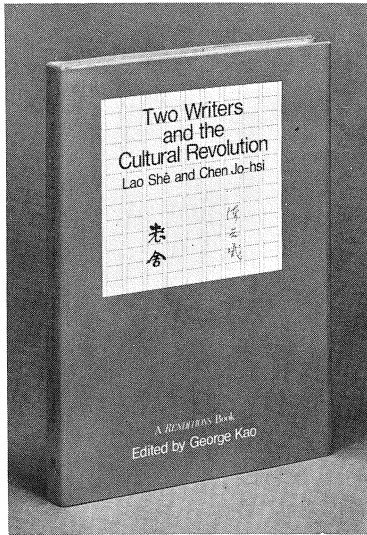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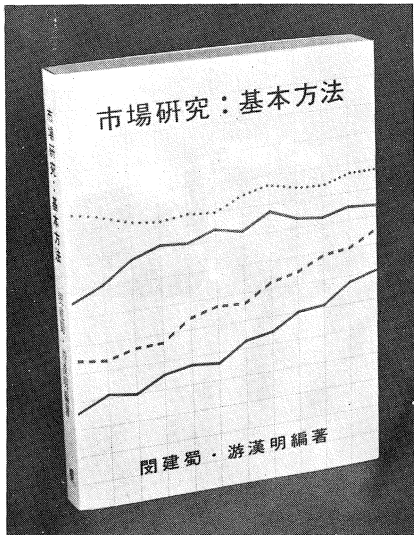
郭廷以著

「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

錢穆著

本書是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錢賓四先

本書以西元前三世紀中國與國外交通情況起，簡述數千年來局勢之推移，歸結於世變前的中西情勢；從而縷述近百年中國之所經所歷，其內外力量交互震盪，推演變化之迹，凡西力衝擊、內部動亂、憂患中的自強運動、甲午慘敗與中國分割、改制維新與排外、滿清傾



覆前夕的內外情勢、辛亥革命、袁世凱的獨裁統治、軍閥恣睢、再革命、兩種內戰、安內攘外、八年抗日戰爭、中國大陸政權的改變等等，無不包羅。全書十九章，都六十餘萬言。

廣東文徵

本叢書蒐集廣東列代作家七百餘人，甄錄其傳世之作，凡二百四十卷，約三百餘萬言。為嶺南二千餘年來文化精華。編者吳玉臣太史耗二十年心力，成斯巨構，允為藝林瑰寶。

本叢書經編印委員會整理校訂，其內容具四特點：

- (一) 以朝代先後為次，以人繫文，條張目舉。
- (二) 移載「作者考」原著，在每作者之前附有小傳，檢查容易。
- (三) 所有文篇，一律分段、點句，利便閱讀。
- (四) 節省篇幅，分為六巨冊，並附索引。

「小龍村：蛻變中的台灣農村」

葛伯納著 蘇兆堂譯

這是研究台灣一個農村某一時期情況的著作，既有關於民族誌的敘述，也有農村生活變遷的說明。

「中譯會計與財務詞彙」

香港中文大學會計與財務學系編譯

中文大學會計與財務學系的教師於一九七六年夏季，開始收集最新有關資料，得近萬個會計與財務名詞，其後選出適用者約三千個，編譯而成此詞彙。

「中譯社會學詞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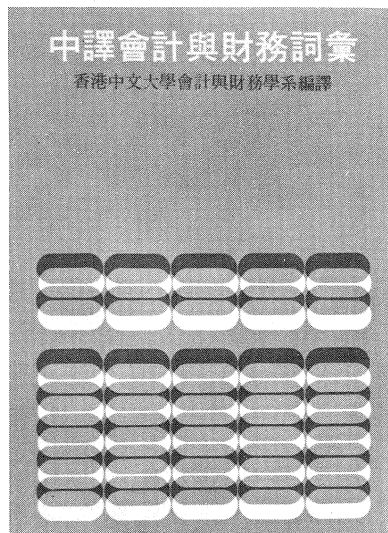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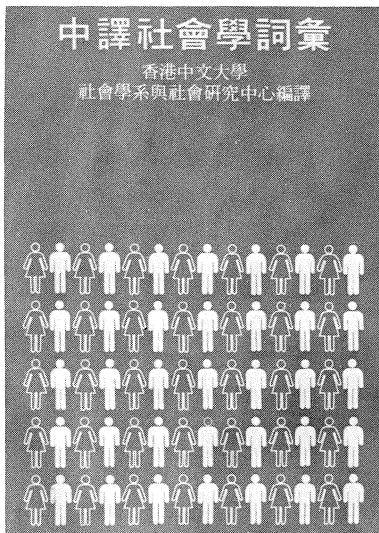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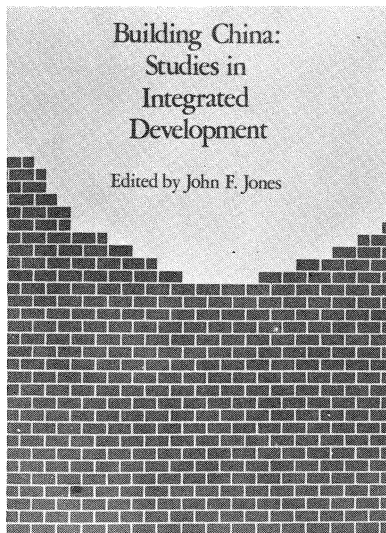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與社會研究中心編譯

這部蒐集了四千多個社會學名詞的中譯專書，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十多位教師合作成果。

「市場研究：基本方法」

閔建蜀、游漢明著

本書旨在使從事市場實務的管理人員對現代市場研究的基本方法有所認識，進而掌握這



些分析技術，以提高管理效率。

本書的特點是採用實例講解法。對市場研究基本方法，如調查法，態度測量表、抽樣方法、資料整理、統計檢定、實驗法、迴歸分析、判別分析、因子分析、聚類分析、多向量表、市場潛量及銷售預測等，皆舉實例詳盡說明其分析及計算步驟。

英文書籍

「建設中國：綜合發展研究」

鍾敬民 (John F. Jones) 編

本論文集旨在研究近卅年來中國在經濟、社會及政治方面的發展。本書強調社會建設中的綜合發展，並且廣泛引用一項正在進行的獨特研究計劃——廣東省公社研究的資料。

「中西比較文學論集」

鄭樹森、周英雄、袁鶴翔合編

本書輯錄的論文，集中於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的比較研究。作者都不單取「中國為中心」或「西方為本」的論點，而兼取二者之所長。

「唐宋八大家文選」

劉師舜選譯

本書為第一本英譯中國唐宋（公元八至十一世紀）古文選集，所選文章均為八大家的代表作。本書以中英對照的方式排列。

中國城廓：「支那城郭概要」地圖集

華力卡 (Benjamin E. Wallacker)

納浦 (Ronald G. Knapp)

樊君實 (Arthur J. Van Alstyne)

斯密 (Richard J. Smith) 合編

本書輯錄的大型地圖及詳繪圖表為一九四零年「支那城郭概要」一書所繪製，包括華中及華北城廓一百個。「中國城廓」所輯資料，較其他同類型的地圖集為多。

「西文漢語教科書中詞彙之比較研究」

何國祥著

本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導論」及「詞彙統計分析」；第二部分包括一個詞彙總表及五個詞彙比較表。作者根據的教科書，以一九六五至七二年間中國出版的語文課本為主。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Chinese Vocabulary
in Several Textbooks
for Westerners*

何	比	詞	教	西
國	較	彙	科	文
祥	研	之	書	漢
著	究		中	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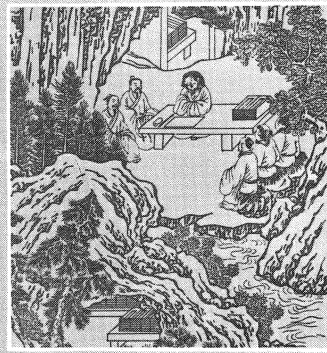
Ho Kwok-cheung

*Chinese Classical Prose
The Eight Masters of the Tang-Sung Period
By Shih Shun Liu*



A RENDITIONS Book

*China and the Wes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Edited by
William T'ao, Ying-huang Chai, Hsin-ting Chen

「桂氏漢字形聲碼」

桂中樞著

形聲碼的設計，為方便使用機器處理漢字，而不損其文字特性。

形聲碼由兩組四位數字碼合成，分別為字形碼及讀音碼，該兩組數字碼可分開或合併使用。

「魯迅小說集詞彙」

劉殿爵譯

本書的編排，左頁刊載中文原文，右頁開列詞彙的讀音及釋義，方便讀者閱讀魯迅的小說。全書共選字詞二千五百條，注音採用拼音法。

「近代中國對孔子的批判」

雷金慶著

本書主要探討本世紀中國知識份子對孔子及儒家思想的態度，並詳述在共產制度下批孔或尊孔等的運動。書中的討論，以孔子的階級論、道德倫理學說及教育觀為主。

「老舍、陳若曦與文化大革命」

高克毅編

本書介紹的兩位作家是老舍及陳若曦。「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兩人的一生都有重大的影響；它結束了老舍多年來多姿多采的寫作生命，卻間接開展了陳若曦的寫作事業。

本書所選譯老舍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作品，其英譯都是很少見得到的；此外，又選譯了陳若曦第二本小說集「老人」中的兩篇小說。

「工業製品出口及香港就業

問題」

林聰標、莫凱、賀賢平合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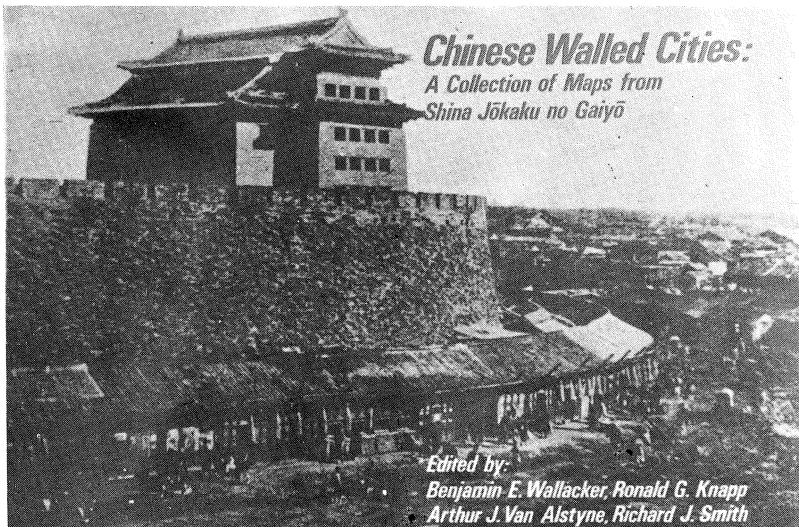
本書除簡述香港經濟的結構及發展外，又使用迴歸分析法及投入產出分析法來探討製造業中出口和就業的關係，並以此等數量分析為根據，就下列各方面提出建議：如何加強香港的工業基礎及使其進一步多元化、如何為香港與日俱增的居民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貿易壁壘與香港出口貿易之促進」

林聰標、莫凱合著

C. S. Kwei
Kwei's Video Codes
for Chinese Characters
桂氏漢字形聲碼

早正彬南岬刮
吾品枸有沮戰
船站柏本徊面
柴言志在濁鮭
制雨校垃見魚
童物音主炫商



本書討論香港如何從轉口港變為發展中國家中主要的製成品出口商埠。作者分別探討關稅及非關稅貿易壁壘的問題、香港如何克服此等障礙，以及如何促進其出口貿易；此外又論及香港經濟的前景，包括備受注目的工業多元化問題。

「醫學教育之近期發展」

蔡永業編

本書所輯的文章，分別探討廿五年來東南亞地區醫學教育的發展，對從事醫學研究及教育的人士以及執業醫生，當甚具參考價值。

「南方草木狀——四世紀東南亞

區植物志」

李惠林譯

稻含所著「南方草木狀」為有關東南亞植物的早期重要典籍，又據稱為最早的亞熱帶及熱帶植物志，其中所載公元四世紀前期華南及印支半島一帶植物凡八十種。

本書為第一本翻譯「南方草木狀」全本為西方文字的書籍。李惠林教授更根據東南亞植物的最新資料，去準確辨認書中所載植物，並就此等植物及其產品在植物學及民族學上的重要性，加以詮釋。

學報雜誌

此外，中文大學又出版下列學報及雜誌：

「香港中文大學學報」

第五卷

「香港中文大學學報」第五卷，分一、二兩期，全卷共五百七十三頁。論文題目為：

（中文論文）

許冠三 原王船山之「理」

林蓮仙 論國語的「一」、「入」和「X」

黃維樑 詩話詞話中摘句為評的手法

——兼論對偶句和安諾德的試

金石

張世彬 「幽蘭譜」研究

汪宗衍 檀萃粵遊與「楚庭稗珠錄」

——附「楚庭稗珠錄」校記

（英文論文）

科大衛 十九世紀中國之秘密會社、邪教

與農民起義

汪瑞炯 鴉片種植輸入中國之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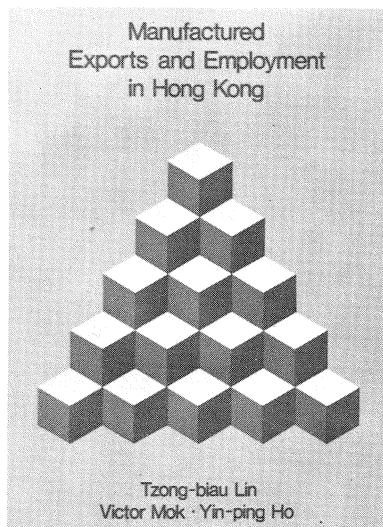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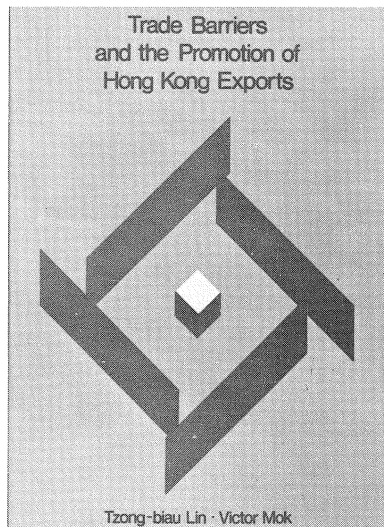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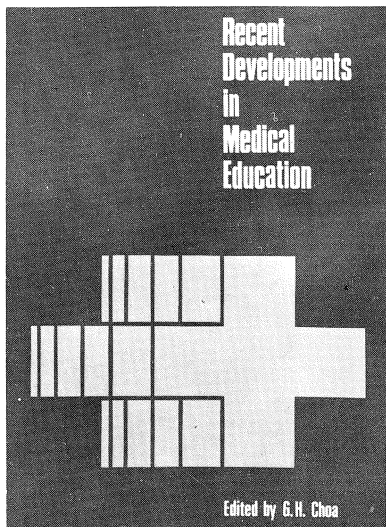
王德昭 五四運動對孫中山革命思想之影響

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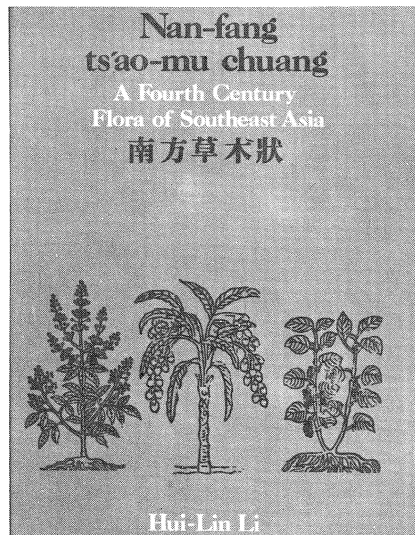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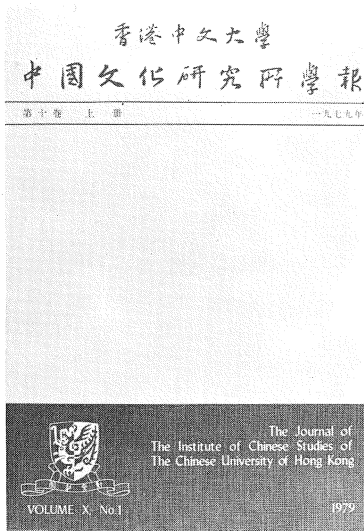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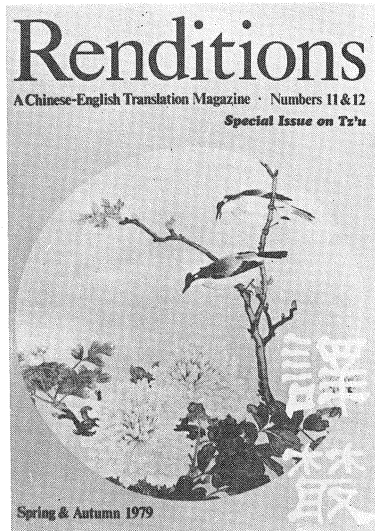
郭少棠 威廉·韋令的世界

戴蘭生 專制教育與個人發展

——一八八三至一九〇七年德



- 國散文所反映的若干陰暗面
- 鍾汝滔 政府編製預算的幾種類型
 閔建蜀 市場概念在大學市場學系之運用
 陳膺強 都市人口密度與社會關係
 張得勝 一羣香港學生的「重要他人」的世界
 廖柏偉 勞動市場之垂直接流動性之遞歸模式
 張妙清 自我形象、文化背景與人生歷程
 ——三十六名中國婦女之個案研究
- 譚國治、施達郎 中日貿易談判之政治分析
 史怡中 外匯儲備金以美元對非美元作為持有形式之分析
 王啟安 在香港證券市場發行新股之成本
 饒美蛟 新加坡製造業成長的因素與型態
 蔡棉、劉傑文、李卓予 葡萄胎病者尿液及滋養層中絨毛促性腺激素之比較研究
 王敏賢、曹宏威 牛腦精氨酸琥珀酸酶的提純
 齊修、馮偉文 核磁共振線形分析在化學動力學方面之應用
 齊修、黃麗冰 電子自轉共振吸收線幅之研究
 張偉權 龍眼角蟬直腸的超微構造
 張學裕 香港颱風雨之研究（一九〇〇—一九三九；一九四七—一九七
- 李錫欽 協方差結構分析之全面性模型
 P. M. Bentler、李錫欽 探究性及確定性最大相似因素分析之Newton-Rapson方法
-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十卷
 第十卷
-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十卷，分上下二冊，共達四百六十頁。論文題目為：
- （中文論文）
- 鄭良樹 「春秋事語」校釋
 左景權 敦煌古圖書兩種蠹測
 嚴耕望 唐代太原西北通單于都護府及河上三城道
 全漢昇 清康熙年間（一六六二—一七二二）江南及附近地區米價
 李弘祺 宋代教育與科舉的幾個問題
 勞延煊 元初南方知識份子：詩中所反映出的片面
 許冠三 王船山的宇宙觀
 梁作繁 就結構功能理論來看清代後期政府的旌表政策
 張光裕 金文中册命之典
 林壽晉 論「仰韶文化西來說」



- 周英雄 賦比興的語言結構：兼論早期樂府以鳥起興之象徵意義
- 王煜 李卓吾雜揉儒道法佛四家思想
- 陳善偉 龔自珍的佛教思想
- 王業鍵 近代中國銀行業的發展（一八四〇—一九三七）
- 楊遠 唐代的人口
- （英文論文）
- 蕭欣義 「詩經」及「尚書」中的孝道思想
- 李達良 若干文言語氣詞源出上古時期的推測
- 譚全基 中國古代修辭學的重要里程碑——清劉清芝「續錦機」
- 鄧仕樑 香港書面語的規範化問題
- 梁佳蘿 讀朱自清「理想的白話文」
- 蘇文耀 文言文與白話文教學
- 黃家教 廣東四種「方言字典」的編寫
- 許禮平 評「中國語言學論文索引」
- 「中國語文研究」季刊
- 創刊號
- 「譯叢」
- 十一、十二期、十三期
- 「中國語文研究」季刊，由本校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編輯及出版，創刊號共一百一十一頁，刊載論文有：
- 周祖謨 漢語發展的歷史
- 周法高 漢字整理問題
- 常宗豪 當前的漢字規範化問題
- 馬國權 研究漢字的經典著作——「說文解字」
- 劉殿爵 談「核」字讀音——漫談粵音之一
- 張雙慶 「全相平話五種」的韻母系統
- 朱德熙 「或」與「和」
- 蔡思果 中文的主詞
- 王爾敏 名號今昔觀
- 「譯叢」第十三期為古典小說專號，內容包括著名紅學家霍克思教授（David Hawkes）論《紅樓夢》專文、余國藩教授之《西遊記》英譯、楊力宇教授論西方學者對中國古典小說之研究。此外，尚有蒲松齡之《聊齋誌異》選譯十篇，分別由蘇恩潔、羅吳玉英、柯麗德（Katherine Carlitz）、徐兆鏞翻譯。

覽展館物文

文斗（清初人）山水小幅（1675年作）

紙本水墨立軸，57×28公分

大學購藏



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於一九八〇年上半年先後舉行三項展覽。

「文物館新增藏品展」：一月至三月舉行，

展覽文物館近一年來的新增藏品，展品近百項，計有書畫、陶瓷、碑帖、印章等。其中不乏精品，如清初康熙六年東莞人士送別縣令鄭向的書畫冊，經鄧爾雅、葉恭綽、容希白諸人題識考證，是一件流傳有緒，極具文獻價值的鄉邦文物。另外文物館又蒙黃繩曾先生慨贈家藏「四十九石山房縮刻秦漢碑版石刻」，共三十一石，原藏福建林氏研香、墨香昆仲，其後轉流入廣東、遞藏有是樓、黃氏劬學齋。石刻書法雖細如毛髮，但結構嚴謹，不差毫髮，而石質細緻，彌足珍貴。展品還有林炳炎基金會惠贈本館的現代中國畫家作品九幀。畫家包括

關山月、黃永玉、林埔、黃篤維等，頗能顯示國內近年來的畫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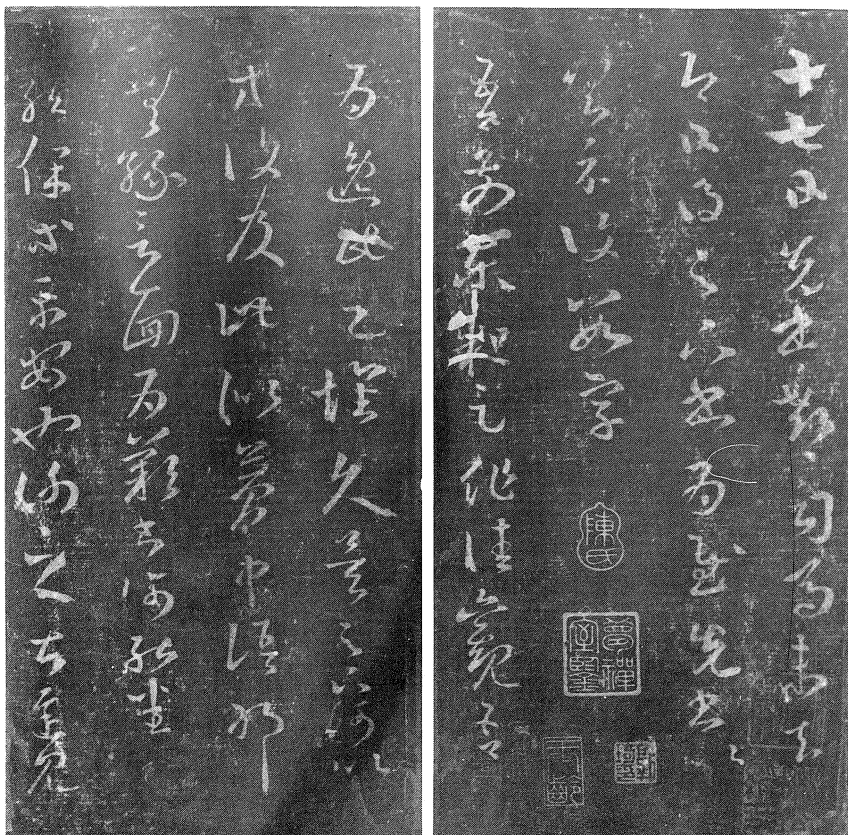
「中國歷代碑帖拓本展」：四月八日至五

月十八日舉行，展品包括秦漢以來的碑碣、法帖、石刻、畫象、隋唐造象、墓誌銘等原拓本，共百餘項。此次展覽以文物館藏品為基礎，輔以本港私人收藏的精品。文物館素來注重碑碣、法帖、拓片的蒐集，其中以宋拓順德本華山廟碑和宋游似舊藏禊帖最爲人所熟知。現經數年收集，各類拓片已增至近百種，其中尤以廣東碑碣最爲完備。

「一九八〇年本校藝術系畢業展」：五月廿三日至六月四日舉行，展出藝術系十八名畢業生作品。



王居士碑塔銘拓本
「敬客」書，唐顯慶三年（658）
北山堂惠贈



嶽雪樓舊藏勅字本十七帖拓本
每頁 26×13 公分
北山堂惠贈

左圖

張穆（清初人）立馬冊頁及題詩

鄭邑侯去思詩書畫冊之一

康熙六年（1667年）作，灑金紙本，每頁 31×41 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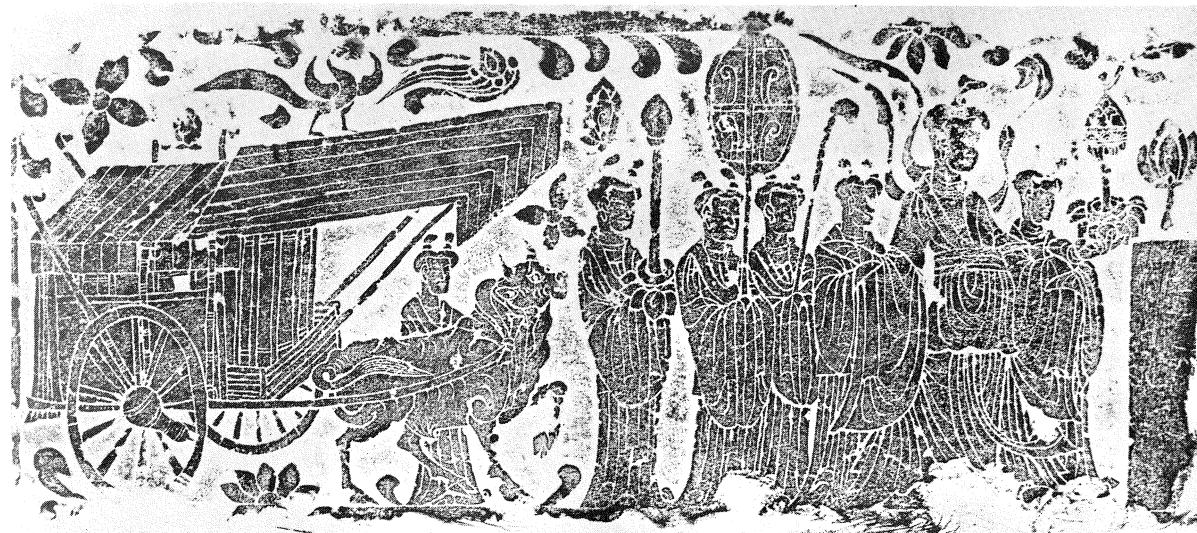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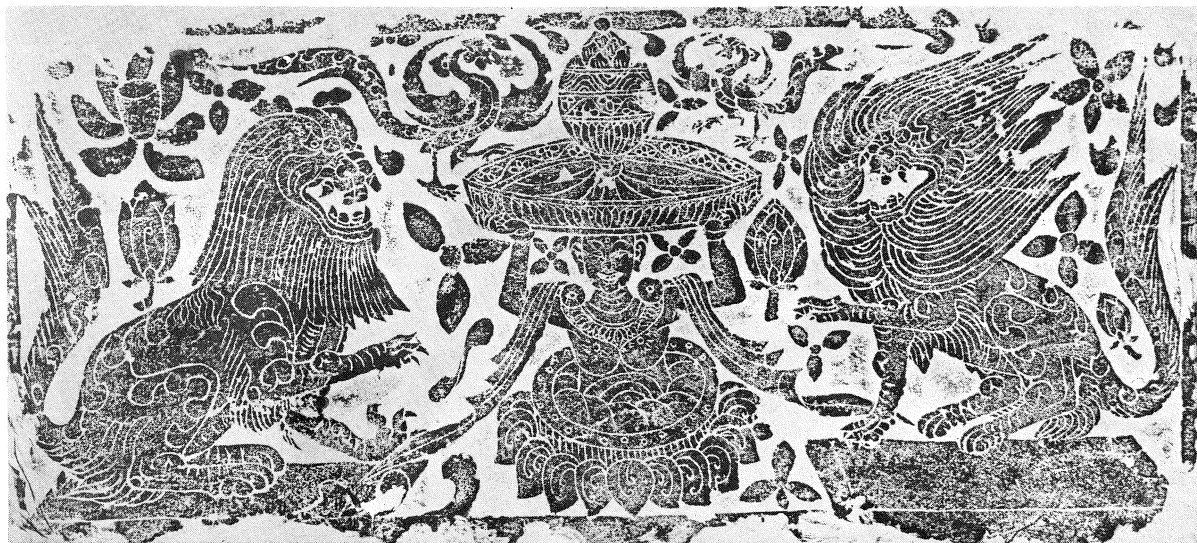
大學購藏

下圖

曹望愷等造象記拓本

北魏正光六年（525），26×30 公分

大學購藏



忘機久逐塵寰羣
何意蓬蒿
下使君世艷黃金
陸非隗自慙
珠履報田文
十年花發江城迴
一路梅開度嶺分
氣候天涯搖
落遍陽春重望對
氤氳

丁未秋杪還自瀧水小詩

感別 張稷具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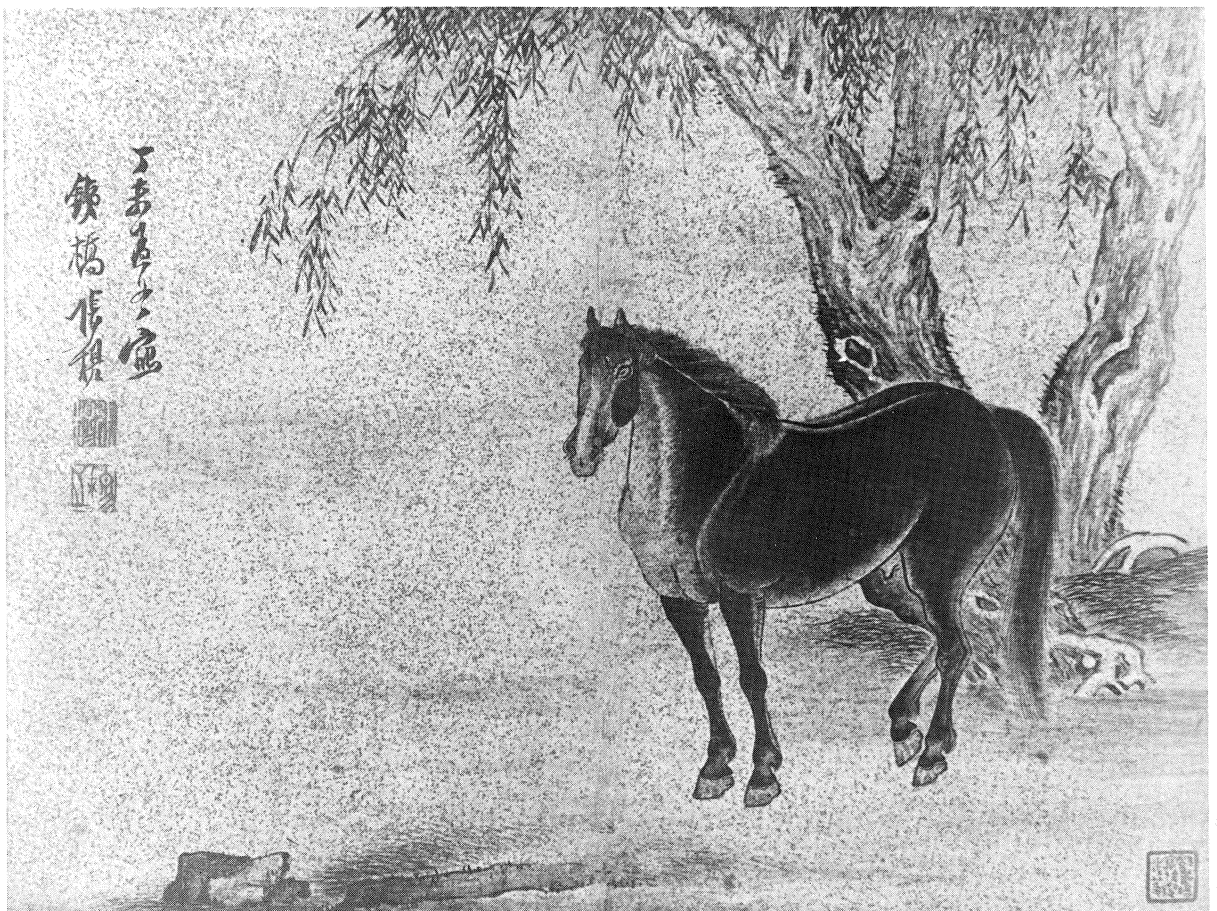
江身此日送行騎
六載昔音去後思
傷地自知非武
邑
破氏誰道果當時
恩感并重為女
教毫
髮分此世何回
今春剛柳香
長安於排室

平橋

張繼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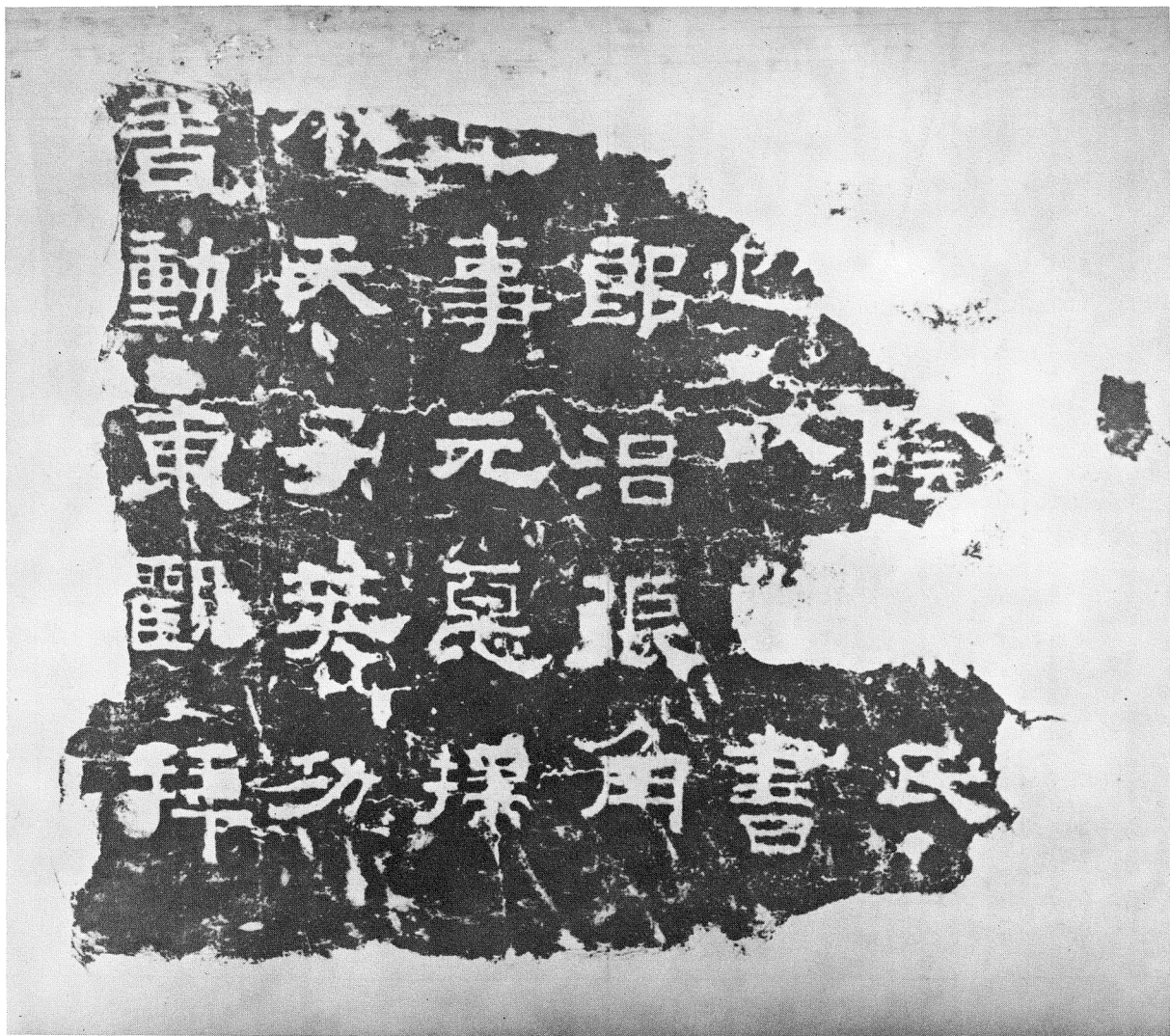
窮途初門路
不交板橋
舟如魚
料懸碑銘
感
道心空繫
士女
孤舟
為問
北莊
仙克
志在
望
雲
如
猿
類
於
為
學
注
意
此
位
間
每
語
誰
為
尚
在
桂
拉
等

張繼書



丁未年秋
張繼書





張角殘石拓本

東漢中平年間，35×44公分

大學購藏